雜文部四　書檄移紙筆硯

武部　将帥戰伐

軍器部　牙劒刀匕首鉄弓箭

弩　彈　矰

藝文類聚

藝文類聚

居處部一　總載居處
居處部二　宮闕　臺殿坊
居處部三　門樓　櫓觀　堂城館

イ3
1758
13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八

唐太子率更令㊀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雜文部四書　檄　移　紙　硯　筆

書

廣雅曰書記曰書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被留昭帝卽位求武等匈奴言武已死後漢使至匈奴教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顧左右而驚謝

漢書曰陳遵爲河南太守既至官遣從吏乃召善書
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授書吏
且省官事數百封親疎各有意又曰谷永字子雲便
於筆札故時人云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
吳録曰王㊀爲冀州刺史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號曰
王獨坐
典略曰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於馬上具草書
成呈之太祖覽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嵇康與山濤書曰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
堆案盈几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

久堪
蜀誌曰王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
十字而占授作書皆有意使人讀史漢諸書聽之通
知其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旨
晉國先賢志曰孔翊爲洛陽令置器水於前庭得私
書皆投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廻避
張華別傳曰大駕西征鍾會至長安華兼中書侍郎
從行掌軍事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
語林曰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人寄百餘函書既至
石頭悉擲水中因呪之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

喬不能作達書郵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共荅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書漢鄒陽上書梁王曰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昔玉人獻寶楚人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

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故百里奚乞食於道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

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
爲之容也
後漢班固上書東平王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
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將軍膺千年
之任躡先王之蹤體㊀宏懿之資據高明之勢昔卞和
獻寶以罹折趾屈子納忠終於沉身已而和氏之璧
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彌章
齊陸厥與沈約書問聲韻曰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
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詠史無虧於
東主平子恢富豹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
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
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
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一人
也
梁簡文帝荅張纘謝示集曰纘好文章於今二十五
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㊀元象
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楊
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
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
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

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
旗拂日時聞塢笛逕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
薄是以沉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又
荅新渝侯和詩書曰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
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
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
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貞類鏡中好面還將
盡等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
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覩駐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
交并也

元帝荅劉緬求述制旨義書曰學山學海未臻其極
爲龍爲光或從王事所賴書經陝服頗足良書憑几
據梧靜供遊目枕中之記即用爲枕帷前之秩仍可
爲帷對此自娛敬而待命叩而必應已謝懸鐘汲而
無竭復垂井養

梁沈約與范述曾論竟陵王賦書曰夫眇泯滄流則
不識涯涘雜陳鍾石則莫辯宮商雖復吟誦環迴編
離字滅終無所辯仰酬睿旨微表寸長

梁劉孝綽荅梁元帝書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
未勞刺舉且摛高麗近雖預觀寸錦而不覩金玉昔

臨渦辭賦悉與揚循未殫寶笥顧慙先哲

梁江淹詣宋建平王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麻帶之士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巖側身局禁者乎寅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積毀消金積讒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梁劉之遴與劉孝標書曰間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賾鉤摘既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征之妙揚班儔也擅此博物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沉鬱澹雅之思安能閉志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爲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梁劉孝標荅劉之遴借類苑書曰九冬有暵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疊疊於緗帙閱微言於殘竹嗢飫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爲輿天之爲蓋靡測迴塘莫辯輿馬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素詳觀圖諜搦管聯冊纂茲英奇蛩蛩之謀止於善草

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漏耳豈
巢臧山之石播於士大夫哉

檄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敫聲

釋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

漢書曰申屠嘉爲丞相鄧通居上旁怠慢嘉爲檄召
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於上上曰速往吾令召汝
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爲禮

東觀漢記曰光武帝數召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
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

猶以餘閒講經藝又曰隗囂故宰府掾吏善爲文書
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又曰盧江毛義少時
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
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

典略曰張儀魏人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儀盜之
掠笞數百既相秦爲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
璧善守汝國我且盜汝城又曰陳琳作諸書及檄草
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製翕
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

魏志曰孫放善爲書檄三祖諮命招喻多放所爲

李充起居戒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且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請姑舍之以擬能者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姊也無忌與高祖謀夜於屏風裏製檄文母潛登屏風上窺既知其謀大喜曰汝能如此吾雖恥雪矣

檄文　漢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文曰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彼豈樂死惡生而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澤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魏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曰操父嵩乞丐携養因竊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惑割剥元元殘賢言

善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又特置發㊀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捣其後若舉炎火以燔飛蓬覆滄海以沃爝炭有何不消滅者又檄吳將校曰孫權小子未辯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涔簡墨謂册揖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矰鑈之魚鼷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

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利南越之旌不拔也丞相銜奉國威爲民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蓋鳳鳴高岡以遠翔羅聖賢之德也鸜鵒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惠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

魏鍾會檄蜀文曰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是以命授六師襲行天罰今邊境乂清方内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比

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
諸賢所共親見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
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
晉孫惠爲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曰顒稟性强暗增
崇位號阿比奄官專任孟政遂使恣睢殺活由已疾
諫好讒小人滿側官以賄成位以錢獲囚以貨生獄
以幣解百官卷舌朝野隱伏案顒之罪書記未有禍
甚叔帶逆隆魯桓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爲弟則
不順爲主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悛
晉庾闡爲郗鑒檄青州文曰蓋天地有盈虛之期皇

代有盛衰之會姬文至聖猶西患昆夷周室哲王而
北難獫狁天步禍亂有自來矣是以石勒因曩者之
弊遇皇綱暫弛遂陵跨神州剪覆上國二十餘載毒
流四海人神含憤天誅自滅而石虎窮凶襲其餘業
内肆豺狼之暴外有無辜之禍念諸文武百姓同爲
和氣之民而不蒙太陽之施奔波於海岱之間逼迫
於寇戎之手行者窮征役居者困重賦死生埶闊良
難爲心又檄李勢曰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運否終
則泰賢哲覩機以知變不省滅亡以取禍昔者皇運
中消乾剛暫弛耀勒窮凶肆暴神州李劉啓逆竊逼

岷元翼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恩招携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疾疢如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末作鑒誡信誓之明有如皎日又爲檄石虎文曰石勒因釁剪覆舊京窮凶極逆僞號累祀百姓受屠没之酷王室有忝離之哀不有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王之興誰尅舊物羯帥石虎僭襲凶葉負恃其衆陸梁河朔每念忠順之士懷仁抱義倉膽飲血離其禍酷心存倒戈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荆州刺史都亭侯翼高旗連雲組練映日運孫吳之籌按尚甫之略莫不張膽阻鐵人思自奮以此衆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衝颸之掃落葉也

晉桓温檄胡文曰胡賊石勒暴肆華夏齊民塗炭前困離孽至使六合殊風九鼎垂越每惟國難不遑啓處撫劒北顧慨歎盈懷寡人不德忝荷戎重師次安陸經營舊邑瞻望華夏暫成楚越登㠯悽覽征夫憤慨昔叔孫絕粒義不同惡龔生守節恥存莽朝㤼既浦僭一朝蕩定拯撫黎民即安本大訓之以德禮潤之以㐌元澤信感荒外武揚八極先順者獲賞後伏者

前誅德刑既明隨才攸序此之風範想所聞也

梁元帝伐侯景檄文曰粤若梁興五十餘載平一宇内德惠攸長仁育羣生義征不服建翠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邵之賢衛霍辛趙之將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嵩華倒拔叶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曷足云也賊臣侯景凶奴叛臣鳴鏑餘噍冐干貨賄不知其極敢興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者結怨江干遠適單于虔劉我人民離散我兄弟臧獲之人五宗及賞縉紳之士三族見誅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兎不足書其罪雷震風駭直指建鄴按劒而叱江水爲之倒流抽戈而揮皎日爲之還舍如駟馬之載鴻毛奔牛之觸魯縞

梁裴子野喻虜檄文曰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苛慝除其患難肇自遂古以迄皇王經世字民咸由此作朕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馬載戢干戈思與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昔者晉失其序天篤降喪而四夷交侵小雅盡缺宋之初載實有武功秦晉之墟頻裒僭僞未葉陵遲遂亡淮濟曠日長久莫能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閑寧靜

保大定功未遑遠略而狡虜遊魂不式王命朕謂其
君是惡其民何罪矜此塗炭用寢兵革今戎醜數亡
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彌年穀價騰踊丁壯死於軍旅
婦女疲於轉輸虐政慘刑曾無懲改四方同集九服
齊孌譬猶翻東海以注螢爝倒崑崙以壓蠭蟻其身
縻爛豈假多力爾二周故老六輔大姓蒙恥俛首有
自來矣濯身明目今也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
日磾降漢華豹七葉苟有其才豈無大位
梁任孝恭爲汝南王檄魏文曰夫大盜移國終繼梟
翦之誅兇狡憑凌必致殲夷之戮所以董卓稱亂徒

藉羣雄之手王莽偷安卒成光武之業故市耀臍燈
府傳飲器我有魏今臨一境卜世相承保乂黔黎事
踰年祀尒朱榮胡貊遺種邊塞是居姦宄妄才凶愚
醜類茹血飡腥本非人品依隨水草取類馬牛而包
藏禍圖竊懷反噬遂長驅種落用襲我周南率彼酋
豪侵凌我河縣所以流離播越亟淹星紀仰慕園陵
俯傷黎庶遂得式仰唐朝宣奉舜闕梁大皇帝功踰
五帝道邁三皇負扆當軒平章百姓垂拱而治協和
萬邦今遣同州刺史范遵等董率前鋒揚旌致討先
取滑臺鼓行金谷關東英俊河北雄才痛桑梓淪蕪

室家顛殞飲氣吞聲志申讎怨士各懷歸民思父毋
表裏符契神靈響集王者之師有征無戰鋒刃所裁
幸勿罹染
後魏魏收檄梁文曰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
聚物以羣分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
貳帝王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所行
孰云能易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
植崇文德以來遠修禮讓以止訟舞干戈於兩階執
玉帛於萬國(元)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
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侯景豎子本
無土業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離之地甘辭卑體
進孰圖身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
下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
休明皇猷允塞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
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濱彼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
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是以吳
侵齊境遂致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上平之役矧
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
忍孰不可懷貞陽以猶子之親當戎首之任非但力
屈道窮亦將路無還蜀兼復狹子垂翅俱在籠樊雖

復貪利苟得背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
忘深井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
將來之可追俟景以鄙里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
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彼乃示之以利器
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其時堪乘便計雖非
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拒此
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呼之則返速而釁小
不懲則叛遲而禍大但恐楚國忘援禍延林木城門
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黃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
之下夭折露霧之中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將險躁之
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
骨肉難起腹心强弩衝城長戟指闕徒探雀彀無用
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漏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
其時鷃蜂相扼我乘其弊方使鍾山渡江青盖入洛
荆棘生於建業之宫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華車
之所轢鑾劒騎之所蹂踐摘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
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歸
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襯而出拂席相俟必以楚
材終爲晉用也
陳徐陵檄周文曰主上恭膺寶歷嗣奉瑤圖既禀聖

人之材兼富神武之略又安兆庶共靖戎華同戢于戈永銷鋒鏑況復追惟在楚無忘玉帛之言軫念過曹猶感盤飧之惠年馳玉節之使歲降銀車之恩庶彼懷音微悟知感而反其藏匿招我叛臣翊從瀟湘空竭關壟荆梁左右漢沔東西歙地呼天望停哀救夫一人掩泣猶愴滿堂百姓爲心彌切宸展大都督吳明徹台司上將德茂勳高威著荆湘化聞庸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噓而定壽陽席卷江淮無淹弦望

移

范曄後漢書曰韓馥見民情歸袁紹忌方得衆恐將

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喬瑁乃詐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

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城陷寶屍沉江不出戴詳移告河伯諸神使出寶屍十餘日乃出

典略曰衛臻字叔遼修行至孝州郡嘉之時有白波賊衆數萬人官兵誅討不能平而使臻要我願解散於是襄爲書移即平定

移文

漢劉歆讓太常博士移文曰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習列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

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歎因移書責讓之曰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信口說而皆傳記是未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皆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天子曰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

梁簡文帝荅穰城永和移文曰屬彼數及侮亡運逢

羌解石言水閒實驗地凶飛絮雨粟還符天怪故淪俗駿奔遺黎南請所以皇略北征臨事同拯溺愍百姓之未安傷一物之失所故餘民襁負捴地來王而向化之黨忽覽今移咸以陶茲禮樂重覩衣冠已變伊川之髮兼削呼韓之衽㝡當生入玉關死歸建業民情若此匪我求蒙行人遠屆實亦勞止想近察時機遠詳圖緯早去中原遽反桑梓旋地脉而北移越天渠而南指然後三姓二賢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株不達元象將恐衛將之師復有狼居之戰侯應之討更覩陰山之哭

安徽省立圖書館校印

梁任孝恭苔魏初和移文曰蓋軒轅五十二戰義在
拯民湯武二十七征本惟靜難明異時而同致信殊
政而一揆我皇屈茲上聖承彼百王卷六合而包容
㊀三儀而覆載照高日月澤富雲雨值魏氏紛綸亟
離星晷競尋干戈爭以興廢王無卒歲相不浹辰隻
馬泣師月陳庭闕裹糧請救日款關扉故屢動雲旗
再驅蒼兕同小白之存亡等任好之繼絕匹婦是讎
尺土非利然百戰百勝猶苦四民九拒九攻終勞萬
姓納皇之念無忘日昃李陵失律暫摧羽鱗同孟明
之反秦似荀瑩之歸晉并賚來移聞之委曲知彼當

壁得人兆龜有主欲偃兵戈式敦雅好鶴鳴九皐戾
天已響出其言善良以欣然輒勒緣邊屯戍各息烽
警旌旗盡卷刁斗夜停混雞犬於四鄰接桑麻於二
境

陳徐陵爲護軍長史王質移文曰比金風已勁玉露
方團宜及窮秋幸踰高塞當使孤旌不反隻騎無還
非止湯羅豈知堯德其承比年民墊仍歲薀隆粒粟
貴於隨珠分糜乏於齊鼎且氏羌旅拒已跨伊瀍胡
羯憑陵方踰汾潞刺虎之勢時期卞生拾蜂之機彌
驗蘇子但國家體茲明信有同皎日豈惟風雨之旦

猶救匹夫宵夢之言無欺幽讓賊華皎近以臨蕃有
譴作牧無章旣懼檻車之徵便憂齊斧之戮遂乃治
兵楚夢竊戴于戈傍引西戎共謀東夏僞周遣其衛
國公宇文直等總統獫獯爲其羽翼醜徒濟岸來攻
郢城迥竪浮舟同趣夏浦王師艤棹素在中流羣帥
爭驅應時殲蕩羌胡寶馬縱橫七澤之中荆楚樓船
彌滿三江之上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皎擢自蒭微
叨居蕃翰情慙犬馬罔顧恩霣翻執干戈自圖家國
聞諸閭諜具彼鄰謀乃授冬官即爲鄉導雖傷仁義
之俗非敢有私期和與之情猶冀無失又移齊曰獲

去月二十日移承羽寇寇平殄同懷慶悅眷言鄰穆深
副情佇夫天綱之大固無微而不擒神武之師本無
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傾其部落逆竪道其鄉關非厥
英圖殆難堪勠況復洞庭遐曠㠯食殷阜西窮版屋
北薄氈廬聲冠符姚勢兼聰勒庸蜀寶馬彌山不窮
巴漢樓船陵波無際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
朝暮致行明罰爲風爲火殪彼蒙衝如霆如雷擊其
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沉沙棄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
千里相枕江川盡滿譬睢水之無流原隰窮胡等陰
山之長哭於是黑山叛邑諸城洞開白虜連羣投戈

請命長沙鵬鳥靡復爲妖湘川石燕自然還儛克翦無筭縹禽不貲欲計軍俘終難巧歷所獲其龍駒騏于百千羣更開苜蓿之園方廣駟駿之廐於是衛霍甘陳虬髯瞋目心馳壟路志飲河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温不武棄彼關中殷浩無能長茲羌賊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置遽亭東略鹽池爲齊朝而反侵地此攻亦翦妖氛未窮巢窟便聞慶捷愧佩良深

紙

東觀漢記曰黄門蔡倫典作上方作紙所謂蔡侯紙也

董巴記云東京有蔡侯紙即倫也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故網紙也

三輔決録曰韋誕奏蔡邕自矜能兼斯善之法非流紈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閑張芝筆古伯紙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盡經文之勢方寸之言

王隱晉書曰陳壽卒詔下河南遣吏賫紙筆就壽門下寫取國志

東宫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紙麻紙粉紙

法紙各一百

抱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賣之以給紙筆晝營園田夜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

文士傳曰楊脩爲魏武主簿嘗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爲荅數紙以次牒之而行告其守者曰向白事每有教出相反覆若案此弟連荅之已而有風吹紙亂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懽懼以實荅

晉陽秋曰劉宏爲荊州刺史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宏)欵密故莫不感悅顛倒恭赴咸曰公一紙書賢於

十部從事也

語林曰王右軍爲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檢校庫中有九萬牋紙悉以乞謝公

沈約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土每得永表啓輒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

(賦)晉傅咸紙賦曰蓋世有質文則治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繩亏又造紙以當策夫其爲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絜性真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爲此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

啓梁劉孝威謝賚宮紙啓曰臣與謝皦俱慙其聖神之衡梯實愧魯般之巧皦之城壘特無禽子之守攻弱侮亡其勞甚薄策勳行賞爲渥過隆雖復業殿鳳衢漢朝魚網平淮桃花中宮穀樹固以慙茲靡滑謝此鮮光

筆

博物志曰蒙恬造筆

釋名曰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爲君諤諤之臣墨筆執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列仙傳曰李仲甫頼川人漢桓帝時賣筆塗東市上一筆三錢有錢亦與筆無錢亦與筆

漢書曰張安世持橐簪筆橐奏橐也近臣負橐筆從備顧問或有記事者

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

華嶠後漢書曰班超投筆歎曰大丈夫安能久事筆耕乎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於宅內門戶壚柱各置筆硯簡牘見事而作著論衡八十五篇

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雙篆題曰

北工作楷於頭上象牙寸半着筆下
廣志曰漢諸郡獻兎毫書鴻門題唯趙國毫中用
典畧曰王粲才旣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爲
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
魏畧曰王思爲大司徒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
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起遂蠅不能去還取筆
擲地蹋壞之
魏志曰甄后九歲喜書用諸兄筆或非之后曰古賢
女皆覽前世成敗不知書何由見之
魏末傳曰夏侯太初見召還洛陽絕人道不畜筆硯

傳子曰漢末一筆之押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
珠發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
柱秋兎之翰用之者必被朱繡之衣踐雕玉之屨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
副
詩梁簡文帝詠筆格詩曰仰出寫含花橫插學仙掌
行因提拾用遂厠旋臺賞
梁徐擒詠筆詩曰纖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煙直寫飛
蓬牒橫承落繡篇一逢提握重(一作)憶仲升捐
賦後漢蔡邕筆賦曰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兎

性精亟以標悍體遄近以騁步削文竹以爲管加漆
系之纏束形調搏以直端染㊀墨以定色書乾坤之
陰陽讚三皇之洪勳叙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
紀三王之功代艹表八百之肆勤傳六經而輟百氏
兮建皇極而序彝倫綜人事於晻昧艹賛幽冥於神
明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之位也新故
代謝四時之次也圓和正直規矩之極也㊀首黃管
天地之色也

晉傳㊀筆賦曰簡脩毫之奇兎選珍皮之上翰濯之
以清水芬之以幽蘭嘉竹翠色彤管含丹於是班匠
竭巧名工逞術纏以素帛納以㊀漆染芳松之㊀煙
寫文象於紈素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

晉成公綏故筆賦曰有倉頡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
慕羲氏之畫卦載萬物於五行乃發慮於書契採秋
毫之類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
㊀元管屬象齒於纖鋒染青松之微煙著不泯之來蹤
則象神仙人皇九頭式範羣生異體怪軀注玉度於
七經訓河洛之讖緯書日月之所躔別列宿之舍次
乃皆是筆之勳人日用而不寤佐盡力於萬機卒見
棄於行路

梁吳筠筆格賦曰幽山之桂樹恒榮風而抱霧葉委鬱而陸離根縱橫而盤互爾其負霜含液枝翠心赤翦其匡條爲此筆格跌則岩岩方爽似華山之孤生上管則貞貞峻逸若九疑之爭出長對坐而銜煙永臨窓而儲筆

贊晉郭璞筆贊曰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

銘後漢李尤筆銘曰筆之強志庶事分別七術雖衆猶可解說投足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滅魏傳選筆銘曰昔在上古結繩而誓降及後載易以書契書契之興興自頡皇肇建一體浸遂繁昌彌綸羣事通遠達幽垂訓紀典匪筆靡脩寔爲心盡滅否斯由厥美宏大置類鮮儔德興之著惟道是揚苟逞其違禍亦無方

晉王隱筆銘曰豈作其筆必兎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

啓梁元帝謝宮賜白牙鏤管筆啓曰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巧似遼東之仙物圖寫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階致贈讚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

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瑠璃無端隨珠過後但有羨卜商無因則創徒懷曹植恒願執鞭
梁庾肩吾謝賚銅硯筆格啓曰煙磨青石已賤孔氏之壇管撫銅龍還笑王生之璧西域胡人臥織成之金簟遊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鄣莫不並出梁園來頒狹室

硯

太公金匱曰硯之書曰石墨相著邪心讒言無得汗白

漢書曰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硯書及帝即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又曰薛宣爲左馮翊性密靜有恩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硯皆爲設方畧利用之省費吏民稱之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硯凍釋命童幼入小學篇章十一月硯凍童讀孝經論語

東觀漢記曰蘇竟與劉歆子恭書云前世以磨研編簡之才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

魏武帝上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純銀參帶員硯大小各一枚

陳留志曰范喬年兩歲祖父聲卒臨終撫其手曰恨

不見汝成人以吾所用硯與之始五歲祖母以此言
告喬喬便執硯涕泣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石硯一枚
陸雲與兄機書曰君苗能作文見兄文輒云欲燒筆
硯
從征記曰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其古朴蓋孔子
生平時物也
賦晉傅元硯賦曰採陰山之潛僕簡衆材之攸宜節
方圓以定形鍛金鐵以爲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
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

冲德之清元
贊魏繁欽贊曰班采散色漚潤毫芒點黛文字曜明
典章施而不德吐惠無疆漸漬甘液吸受流芳
銘魏王粲硯銘曰昔在皇頡爰初書契以代結繩民
察官理庶績誕興在季末葉藻流世遥文不寫行書
不盡心淵朴浇散俗以崩沉墨運翰藻榮辱是若念
茲在茲惟元是宅
梁武帝硯銘
音義　無
假　無

梁㊧元帝纂

圖水

壁

明畢昇

成都楊襄道校字

唐太子率更令㊥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武部將帥戰伐

將帥

春秋元命苞曰上天一星爲郎將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出隘塞

犯泥塗將必下步士卒皆走將乃就舍炊者皆飽將

乃敢食

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辭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周官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史記曰魏文侯問吳起何如人李克曰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又曰齊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國中所尊以臨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約會日中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暮時莊賈乃至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曰當斬莊賈以狗二軍三軍之士斬皆震又曰吳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

席行不騎乘親嬴糧與士卒分勞又曰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灞上祝茲侯徐悍子棘門以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帝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軍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敦弓持滿先驅至不得入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於是上使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開士吏曰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將軍亞夫將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色改容使人稱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文帝

曰此真將軍矣曩者灞上棘門軍皃戲爾其將固軍
襲而虜也至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久之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令於君塗有所不由軍有
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
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韓子曰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
自吮其膿傷者母立而泣人曰將軍於若子如是何
爲泣乎對曰吳子吮其父之傷而殺之涇水之上今
安知不殺是子乎
黃石公三略曰良將之軍也恕已治人推惠施恩士

力曰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軍識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故良餌之下
有懸魚重賞之下有勇夫
淮南子曰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
在將軍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主親操鉞授將軍
曰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辭而行乃爪鬚設明衣鑿
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臨敵攻戰而願必
死無有二心
列女傳曰楚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
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

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
反破秦軍而歸毋閉門不內使數之曰子不聞越王
句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
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嗛而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
獻一囊糧者王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
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
何也

漢書曰韓信亡蕭何追還漢王曰以爲大將何曰王
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
必欲拜之宜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
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
皆驚又曰馮唐對文帝曰天下之將獨有廉頗李牧
耳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唐對曰臣聞
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
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又曰霍去病爲
驃騎將軍爲人少言有氣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
曰顧方略何如爾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
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又曰西羌反時趙充國年
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辨於老
臣者矣上遣焉

東觀漢記曰吳漢當出師朝受詔久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又曰赤眉入長安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以迎降者以千數衆號百萬又曰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又曰祭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在軍旅不忘俎豆

魏志曰曹仁字子孝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又曰賈逵字梁道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嘗異之曰汝大必爲將帥授兵法數萬言又曰龐德討關羽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

蜀志曰鄧艾爲大將三十餘年賞罰明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爲荷素儉然終不治私妻子不免饑寒

吳書曰魯肅爲人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在軍陣手不釋書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爲之冠

抱朴子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

詩晉張華命將出征詩曰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來賓徐夷興有周鬼方亦違殷今在盛明世寇虐動西垠單醪豈無味挾纊感至仁梁吳筠古意詩曰匈奴數欲盡僕在玉門關蓮花穿劒鍔秋月掩刀環春機思窈窕夏鳥鳴綿蠻中人坐相望狂夫終不還又邊城將詩曰塞外何紛紛胡騎欲成羣爾時始應慕來投霍冠軍刀含四尺影劒抱七星文袖間血灑地車中旌拂雲輕軀如未殯終當厚報君又邊城將詩曰僕本邊城將馳射靈關下箭

銜鷹門石氣振武安危勳輕賞發兵名高拜橫野留書應鑒楹傳功須勒社徒傾七尺命酬恩終自寡又邊城詩曰聞君報一飡遠送出平野玉標丹霞劒金絡艷光馬高旗入漢飛長鞭匿地寫曙星海中出曉月山頭下歲晏坐論功自有思臣者又邊城詩曰臨淄重蹴踘西城好擊刺不要身後名專騁眼前智君看班定遠立功不負義掣拽二丈旗躑躅雙鳧騎但問相知否死生無險易

贊晉孫楚白起贊曰烈烈桓桓時維武安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魏禽韓北摧馬服淩川成丹

應侯無良蘇子入關嗷嗷讒口火燎于原遂焚杜郵與蕭俱燔惟其爻矣古今所歎又韓信賛曰淮陰屈節盤於幽賤秦失其鹿英雄交戰踐楚知亡撫戈從漢遂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平難割據山川稱孤南面惜哉讒嫉一朝書叛又樂毅賛曰樂生誕節寔立㊀宏度丹旄電麾秦韓景附威震濟西齊愍失據惠之不敏翻然高翥栖遲一㊁以保皓素

㊀表後魏温子昇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曰今四郊多壘三軍申發率土之濵莫敢㊂寧況忝末屬復董元戎臣不盡心誰將竭力豈容飾讓苟違戎重但以軍旅之事實所未學求保重將隨方指麾臣請先驅被堅督戰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決機兩陣之間不辭萬死之地脫獨委臣專捴戎旅兵術靡常軍機屢變以臣當之必所未達雖奉廣等有均膠柱

㊁論魏何晏韓白論曰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對開闢所希有也何者勝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爲出奇無窮欲窺滄海白起爲勝若夫韓信斷幡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術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

宋范曄二十八將論曰二十八將者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良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覇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誅戮不其然乎因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

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擁故光武監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鄧寇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各將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叙其本第係之篇末

戰伐

尚書太傅曰戰者憚驚之也

春秋說題辭曰伐人者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爲言敗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目箭戊巳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乃懼越裳氏獻白雉

尚書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弗詈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弗詈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曰帝曰咨禹惟茲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

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

大戴禮曰明主之征也誅其君改其政率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悅矣

左傳曰衛大旱寧莊子曰周饑克殷而年豐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又曰晉侯寢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虞虢之謂也虞公不聽後遂爲晉所滅

春秋佐助期曰太尉主甲卒神名辯會曰庫兵動鼓

自鳴得諸侯象也

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以升布天下又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援弓而射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前人乎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冠右袪衣馬前疾走寡人其不濟乎管仲曰袪衣示前有水也右示涉也至卑耳之谿從左涉深沒冠從右涉水深至膝已涉大濟公拜曰仲父之聖若此也又曰代出狐白皮狐應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臣難得喜其貴價必相率而求之令齊載金錢之代谷求狐白皮代王聞之果去其農

處山林求狐二十四月不得一狸皮齊聞而伐王代王即將其國士卒服於齊

韓子曰秦穆公以女樂三人遺戎王戎王大悅聽樂終歲不還舉兵伐之開地千里

史記曰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追至于臨淄齊愍王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攻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邘㔾軛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

不然輒折爲三者軍當分介爲三也天雨三日者欲洒吾兵也

淮南子曰人有伐國之志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

漢書曰武帝末年悔伐胡事乃封丞相爲富民侯又曰武王南伐越以壯荆曰北升登龍以象天一命曰霆旗以指所伐

論衡曰太公陰謀書武王伐殷兵至牧野晨舉膏燭推掩不備

魏志曰景元四年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有艱險艾以旗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掣虞新禮議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掣虞法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征以齊車載遷廟之主以行故

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智護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吹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賊而得土地也

詩後漢崔駰安封侯詩曰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破光甲兮跨良馬揮長戟兮麾強弩

魏文帝於黎陽作詩曰千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下干戚紛縱橫白旄若素霓丹旗發朱光追思太王德胥宇識足臧經歷萬歲林行行到黎陽又詩曰朝發鄴城夕宿韓林霖雨讖塗與人困窮載馳載驅沐雨櫛風舍我高殿何爲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載主而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唯天所讚我獨何人不能靜亂又詩曰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遵彼洹濵言刈其楚班之中路塗潦是御

轔轔大車載低載昂嗷嗷僕夫載仆載僵蒙塗冒雨霑衣濡裳又詩曰奉辭罰罪遐征晨過黎山巉崢東濟黃河金營北觀故宅頓傾中有高樓亭亭荆棘繞蕃叢生南望果園青青霜露慘悽霄零彼桑梓兮傷情又至廣陵於馬上作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㊀甲曜日光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

魏王粲從軍詩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軍中多飢饉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地三

千里往反速若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又從軍
詩曰原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
南征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征夫懷親戚誰能無
此情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又詩曰從軍征遐路
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白日半西山
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兩懷
悽愴令吾悲又詩曰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勲籌策
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
中豎內微畫無所陳許㊀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
素食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鈆刀用庶幾奮薄身

宋文帝北伐詩曰季文鑒禍先辛生識機始崇眷非
無徵興廢要有以自昔論中畿倏焉盈百祀不覩南
雲陰但見胡塵起亂極治方形塗泰由積否方欲徐
遣氛矧乃穢邊鄙眷言悼斯民納隍良在已逝將振
宏綱一麾同文軌
宋孝武帝北伐詩曰表裏跨原隰左右御川梁月羽
皎素魄星旗艷赤光
宋謝莊江都平解嚴詩曰肅旗蘭廟律聳鉞暢乾霊
朝晏推物泰通渥抃身㊀擊轅歌至世撫壤頌惟馨
又從駕頓上詩曰中權臨楚路前茅望吳雲奠馬依

風蹀邊簫當夜聞

宋傅亮從武帝平閩中詩曰鞠旅揚城大蒐徐方旅旌首路元戎啓行弭楫洪河揔轡崇岡又從征詩曰息徒西楚伫挹舊鄉止猶岳立動則雲翔烈烈羣師齊虞義霍將軍北伐詩曰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窮秋入九月虜騎入幽并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乘墉揮寶劒蔽日引高旌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天長地自久人道有窮盈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

齊王融從武帝琅邪城講武應詔詩曰治兵聞魯策訓旅見周篇教民良不弃任智理恒全白日映丹羽赬霞文翠旆凌山炫組甲帶衣被戈船凝茷蘙摧愴清管乍聯綿早逢文化洽復屬武功宣願陪玉鑾右一舉掃燕然

梁武帝宴詩曰止殺心自許勝殘道未遍四主漸懷音九夷稍革面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釣臺聞史籍岐陽書記傳

梁簡文帝和武帝宴詩曰校尉聞疎勒將軍定月支南通新息柱北届武陽碑豫遊戲馬館教戰昆明池

銀塘寫清渭銅鉤引直漪常從長家子命中幽弁兒
金鞍飾紫珮玉燕帖青驪車書今已共願奏云亭儀
又詩曰祭壺今息鼓董案或開帷聊舉青龍陣正取
絳宮時犒兵隨後拒斛祭逐前師軍門初露節步陳
始分旗

梁元帝蕃難未靜述懷詩曰玉節威雲夢金鉦韻渚
宮霜戈臨漸白日羽映流紅單醪結猛將芳餌引羣
雄箭擁淇園竹劒聚若谿銅亟觀周王駿多逢鮑氏
驄謀出河南賈威寄隴西馮谿雲連陣合邽月半山
空樓前飄密柳井上落疏桐差營逢霆雨立壘挂長
虹又和王僧辯從軍詩曰山虛和鐃管水靜寫樓船
連雞隨火度燧象帶烽然洞庭曉風急瀟湘夜月圓
荀令多文藻臨戎賦雅篇

梁吳筠戰城南詩曰躞青驪馬往救城南幾五歷魚
麗陣三入九重圍爲君意已重無功終不歸又詩曰
前有濁樽酒憂思亂紛紛小來重意氣學劒不劒文
忽值胡關靜何奴逐兩分天山已半出龍城無片雲
漢世平如此何用李將軍又詩曰陌上何諠諠匈奴
圍塞垣黑雲藏趙樹黃塵埋隴垠天子羽書勞將軍
在玉門又詩曰雜虜寇銅鞮征役去三齊扶山翦

疏勒傍海掃沉黎劒光揮夜電馬汗晝成泥何當見
天子畫地取關西又征客詩曰公卿來帳別葭聲在
狹斜玉樽浮雲蓋朱輪流水車鞚中懸明月劒杪照
蓮花

梁沈約正陽堂宴勞旋詩曰凱入同高宴飲至均多
祜昔往歌采薇今來歡秋杜善戰惟我皇勝之不窺
戶推轂授神謨餘壯終能賈浩湯金墨溢周流玉篇
傳又出重圍和傅昭詩曰魯連揚一策陳平出六奇
邯鄲風雨散白登煙霧維排雲出九地陵定振三
梁庾肩吾被使從渡江詩曰入陣引佳兵三河摠艫
舳絳天揚遠旆雷野驅長轂夜劒動星芒秋潮驚箭
服

梁劉孝儀從軍行詩曰冠軍親俠射長平自合圍本
落彫弓燥氣秋征馬肥賢王皆屈膝幕府復申威何
謂從軍樂往反速如飛

北齊祖珽從北征詩曰翠旗臨塞道靈鼓出桑乾祁
山斂雰霧瀚海息波瀾戍亭秋雨急開門朔氣寒方
繫單于頸歌舞入長安

北齊裴讓之從北征詩曰沙漠胡塵起關山烽燧驚
皇威奮武略上將摠神兵高臺朔風駛絕野寒雲生

匈奴定遠近壯士欲橫行

周庾信從駕觀講武詩曰校戰出長楊兵欄入鬬場
置陣橫雲起開營鴈翬張落星奔驥騄浮雲上驌驦
急風吹戰鼓高塵擁貝裝駭猿時落木驚鴻屢斷行
又和平鄴應詔絕句詩曰天策弘神兵風飛掃鄴城
陣雲千里散黃河一代清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囀五首詩曰一更刁斗鳴校尉
遑連城遙聞射鵰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
寒夜長試將子學月聊持劒北霜三更夜驚新橫吹
獨吟春強聽梅花落誤憶柳園人四更星漢低落月

與雲齊依稀北風裏胡笳雜鳥嘶五更催送警曉色
映山頭城烏初起堞更人悄下樓

陳蘇子卿南征詩曰一朝遊桂水萬里別長安故鄉
夢中近邊愁酒上寬劒鋒但須利戎衣不畏單南中
地氣煖少婦早愁寒

陳沈炯從鳴鴈送軍詩曰惟堯稱乃武軒后號神兵
弔民資智勇治亂屬師貞我君膺寶業(歷)鴈視前英
蒲海方無浪夷山有未平星光下結旆劒氣上舒精
雲開萬里徹日麗百川明撫鼓山靈應詔蹕水(祇)驚
陳張正見從軍詩曰胡兵屯薊北漢將起山西故人

輕百戰聊欲定三齊風前噴畫角雲上舞飛梯鴈塞
秋聲遠龍沙雲路迷燕然自可勒固谷詎須泥又從
軍詩曰將軍定朔邊刁斗出祁連高柳橫長塞榆關
接遠天井泉含陣竭烽火映山然欲知客心斷旌旌
萬里懸

賦後漢崔駰大將軍西征賦曰主簿駟言愚聞昔在
上世義兵所克工歌其詩具陳其頌書之庸器列在
明堂所以顯武功也於是襲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
遠蹤陟隴阻之峻城升天梯以高翔旗旐翼如遊風
羽毛紛其覆雲金光皓以奪日武鼓鏗而雷震

魏文帝述征賦曰建安之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
元司以簡旅予願奮武乎南鄴伐靈鼓之祕隱兮建
長旗之飄飄躍甲卒之皓旰馳萬騎之瀏瀏揚凱悌
之豐惠兮仰乾威之靈武伊皇衢之遐通兮維天納
之畢舉南野之舊都聊弭節而容與遵往初之舊迹
順歸風以長邁鎮江漢之遺民靜南畿之遐裔

魏陳王曹植東征賦曰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
余典禁兵衛官省然神武一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
之盛故作賦一篇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
幡旗轉而心思兮舟楫動而傷精顧身微而任顯兮

愧責重而命輕嗟我愁其何爲兮心遥思而懸旌師
旅憑皇穹之霊祐兮亮元勲之必舉揮朱旗以東指
兮横大江而莫御

魏應瑒撰征賦曰奮皇佐之豐烈將親戎乎幽鄰飛
龍旗以雲曜披廣路而北巡崇殿臺其差峩華宇爛
而舒光摛雲藻之雕飾流輝采之渾黄辭曰烈烈征
師壽遐庭兮悠悠萬里臨長城兮周覽郡邑思既盈
兮嘉想前哲遺風聲兮

魏徐幹西征賦曰奉明辟之渥德與遊軫而西伐過
京邑以釋駕觀帝居之舊制伊吾儕之挺劣獲載筆

而從師無嘉謀以云補徒荷禄而蒙私幷小人之所
幸雖身安而心危庶區宇之令定入告成乎后皇登
明堂而飲至銘功烈乎帝裳又序征賦曰余因茲以
從遇兮聊暢目乎所經觀庶士之繆殊察風流之濁
清沿江浦以左轉涉雲夢之無陂從青冥以極望上
連薄乎天維刊梗林以廣塗慎沮洳以高蹊擊循環
其萬般旦千里之長湄行兼時而易節迄元氣之消
微道蒼神之受謝逼鶉鳥之將栖慮前事之既終亦
何爲乎久稽乃振旅以復蹤泝朔風而北歸及中區
以釋勤超栖遲而無依

魏王粲初征賦曰違世難以迴析兮超遥集于蠻楚
逢屯否而底滯兮忽長幼以羈旅賴皇華之茂功清
四海之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踐周豫之未畿野蕭條
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春風穆其和暢兮庶卉煥以
敷榮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當短景之炎陽
犯隆暑之赫曦薰風温温以增熱體燁燁其若焚
魏阮瑀紀征賦曰仰天民之高衢兮暮在昔之遐軌
希篤聖之崇綱兮惟弘哲而爲紀同天工而人代兮
匪賢智其能使五材陳而並序靜亂由乎干戈惟蠻
荆之作讎符治兵而濟河遂臨河而就濟瞻禹績之

茫茫距疆澤以潜流經崑崙之高岡目幽蒙以廣衍
遂霑濡而難量
魏陳琳武軍賦曰赫赫哉烈烈矣于此武軍當天符
之佐運承斗剛而曜震漢季世之不辟青龍紀乎大
荒熊狼競以拏攫神寶播乎鎬京於是武臣赫然厥
炎天之隆怒叫諸夏而號八荒爾乃擬北落而樹表
睎壘壁以結營百校羅峙千部列陳彌方城掩平原
於是啓明戒旦長庚告昏火烈具舉鼓角並震千徒
從唱億夫求和聲訇隱而動山光赫奕以燭夜其刃
也則楚金越冶棠谿名工清堅皓鍔脩刺銳鋒陸陌

蔡犀水截輕鴻鎧則東胡闕鞏百煉精剛函師振旅
韋人制縫弩則幽都筋骨恒山厭幹通肌暢骨崇緼
曲煙其弓則烏號越耗繁弱角端象餌繡質哲拊文
身矢則申息肅慎箘簵空疏焦銅毒鐵麗轂撻輈馬
則飛雲絕景直髻騊駼駿龍紫鹿文的蹈魚若乃清
道整列按節徐行龍姿鳳峙灼有遺英又神武賦曰
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東征烏丸六軍
被介雲輜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謂神武奕奕
有征無戰者已伫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後征覲狄
民之故土追大晉之遐蹤惡先穀之懲寇善魏絳之
和戎受金石而弗伐蓋禮樂而思終陵九城而上濟
起齊軼乎玉繩車軒轔於雷室騎浮厲乎雲宮暉曜
連乎白日旂旆繼于電光施既軼乎白狼殿未出乎
盧龍威凌天地勢括十衝單鼓未伐虜已潰朗克俊
馘首梟其魁雄爾乃摠輯壤珍茵氈幕幄攘瓔帶佩
不飾彫琢華璫玉瑤金鱗牙琢文貝紫瑛縹碧元緑
繡錦繢組纈氈皮服
魏繁欽征天山賦曰素田元燄皓旰流光左駢雄戟
右攢干將形茲朱增丹羽絳房望之如火燄奪朝陽
華旗翳雲霓聚刃曜日鉦於是轅轀雲趨威弧雨發

鉦鼓雷鳴猛火風烈躍刃霧散虜鋒摧折呼吸無聞
醜類剿滅

魏楊脩出征賦曰嗟夫吳之小夷負川阻而不廷肇
天子之命公摠九伯而是征整三軍而飭戒矜征夫
而叛驚舫翼華以鱗集蒼鷹雜以星陳塞川原而上
下敝城隍而無垠於是州牧覆舟水衡戒事師師就
部乃講乃試信大海之可橫焉江湖之足忌公命臨
淄守于鄴都侯懷大舜乃號乃慕茂國事之是勉兮
歎經時而離居企觀愛之偏處兮獨鑒元於城隅
晉陸士龍南征賦曰大安二年八月姦臣羊元之皇

甫商敢行稱亂大將軍敷命羣后同恤社稷四方之
會衆以百萬粤十月軍次於朝歌講武治戎以觀兵
于殷墟桓桓先征在河之涘順彼長道懸旌千里美
王師之遵時茂七德而發止爾乃稅駕殷墟我徒既
閑順時講武薄狩于原紛同方而類聚燔制禽而明
分祗明形以誓衆習運攻於舊聞若溟海之引回流
岱霊之吐行雲

宋傅亮征思賦曰逢休萌之餘祐託菲薄於末暉既
致戎於皇幄亦彼已於宰闈傷鵾梁以載揚詠伐檀
而屢思和風翕以首節零雨鬱而四漾津雲曖以合

體墳衍杳其無封羨歸飛之能矯樂湍流之自東想和鑾之北徂企雲旗之西舉灑三川之積塵廓二崤之重阻覿高掌於華陽聆鳴鳳於洛浦

宋謝靈運撰征賦曰相國宋公兵于京甸次師于汴上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天子感東山之劬勞使臣遵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惟上相之叡哲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以貞觀協五材而平分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迅一翼以魚麗襄兩服而鴈逝陣未列於都甸威以振於秦蒲詔徵臣以勞問奉王命於河湄夕飲餞以微裝旦出宿而言辭冒沉雲之晻藹迎素雪之終霏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鴈之起越彼微物之疢情此思心而可歌

梁沈約憫國賦曰余生平之無立徒跅弛以自閑處圍城之慄慄得無用於行間對僚友而不怡慼悄顏而相顧畏高衝之比擬壯激天之南度駭潛師之夜過驚躍馬之晨呼寻森森而盛堅旗落落而踈布時難紛其未已歲功迫其將徂育素蟻於元胃垂葆髮於縵胡

頌漢楊雄趙充國頌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

狂侵漢西疆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
勑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
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勑西戎還師于
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漢史岑出師頌曰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
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
旄一麾混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我出我師于
彼四疆天子餞我輅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

後漢班固竇將軍北征頌曰於是雷震九里電曜高
闕金光鏡野武旗冒日雲黮長霓鹿走黃磧輕選四
縱所以英敵

後漢傅毅竇將軍北征頌曰建漢祖之龍興荷天符
而用師曜神武於幽巢遇白登之重圍何獫玁之桀
虐自弛放而不羈哀昏戾之習性阻廣漢之荒垂命
命竇侯之征討躡衛霍之遺風奉聖皇之明策奮無
前之嚴鋒採伊吾之城壁蹈天山而逢降曝名烈於
禹跡奉旗鼓而來旋聖上嘉而褒寵典禁旅之戎兵
內雍容以詢謨外折衝於無形惟倜儻以宏遠委精
慮於朝廷

晉張載平吳頌曰聞之前志堯有丹水之陣舜有三

苗之誅此聖帝明王平暴靜亂未有不用兵而制之也夫大上成功非須不顯情動於中非言不彰猶猷既攘出車以興淮夷既平江漢用作斯故先典之明志不刊之美事烏可闕歟遂作頌曰上哉仁聖日惟皇晉光澤四表繼天垂㐫帝道煥於唐堯義聲邈乎虞舜蠢爾鯨吳憑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虺菁茅闕而不貢越裳替其白雉正九伐之明典申號令之舊章布旦地之長羅振天網之脩綱制征期於一朝並箕驅而慕張爾乃拔丹陽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翫醜率從望會稽而振鐸臨吳地而奮旅衆軍競趣烽颺具舉挫其輕銳走其守禦

表北齊邢子才百官賀平石頭表曰大江設隘實限夷華前魏觀濤而退後魏登山而反聲教不通多歷年代今蒼雉奉職靈鼉自梁折葦爲舟憑力可渡始知德通於物孟門失險道清將順劒閣自開行舉洞庭之樂放畜長洲之苑會玉帛於塗山樹銅柱於南極

梁劉孝儀臨川王奉詔班師表曰臣有受服廟堂申威塞表既驅熊羆之衆蕩凶豎帷幄之謀登濟河山夷滅趙魏將繫軹在之頸且屈渭橋之膝而㐫陰届節

祁寒方始降此慈元懇茲介胄使燕然之石願勒而不刊函谷之士將封而莫遂雖荷杖杜之恩終慙采薇之旨

周庾信慶平鄴表曰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天籬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吞八荒之志其揆一焉政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

啓劈王融荅豹撰漢武北伐圖賦啓曰臣聞情蓄自中事待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但九祀一逢休明

難冊常願待詔失關俯對青蒲澄瀚海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然後天移雲動升封岱宗減五登三追蹤七十文勸高帝北伐啓曰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良弓困獸斯驚終並懸於厨鹿若籍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河如反掌凌關塞若摧枯

梁簡文帝度洛陽平啓曰自函洛榛曠獯獫荐食久絕正朔之風不覩輶軒之使乘此戰心負斯戎足每興燔燧之驚常勞守潼之民自非聖略宏宣天綱遐頓豈能使漢地盡收名王爭入方令九服大同萬邦

齊軼亭塞寢兵關候罷析臣誠兼家國倍深歡慶
梁劉孝綽求豫北伐啓曰或以臣素無飛將之目未
從嫖姚之伍言易行難收功理絕然桓沖稱謝安無
將略文靖公遂破符堅山濤謂羊祜不強建成侯卒
平孫皓徵臣之譬兩賢誠無等級小虜之方二寇勢
踰枯竹
戩晉陸機至洛與成都王牋曰王室多故禍難荐有
羊元之乘寵凶竪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爲比周皇
甫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至令天子飄颻甚於贅瘤
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旣啓風威電赫
機以駭暗文武寡施猥蒙橫授委任外禰輒承嚴教
董率諸軍唯力是視
晉桓溫與撫軍牋曰此胡肆迯四十餘載傾覆社稷
毀辱陵廟遇其可亡之會實是君子竭誠小人盡力
之日也江東雖爲未豐方之古人寖爲未儉少康以
一旅之衆興復祖宗光武奮發中興漢室況以大晉
之祚樹德長久兼百越沃野之資據江漢山海之利
鹽鐵寶帛之饒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賢之略盡兵民
之力賦之強也猶復遭養時晦及其弊也不齊力掃
滅則犬賊何由而自平大恥焉得而自雪臨紙惆悵

慨歎盈懷

晉魏陳思王曹植與司馬仲達書曰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於字內角勝於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爲營壁江淮爲城壍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戈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爲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彼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之心也

梁簡文帝荅湘東王慶州牧書曰雖心慕子文申威

涿郡意存士雅慷慨臨江而不能遂封狼居之山永空幕南之地逐北聊城追奔瀚海必欲卷綏避賢辭病收迹

論漢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强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

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
剪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爲至道以
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
古之戮嚴誹謗之謀士餘年遂洿洫而盈溢是故皇
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
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
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
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魏王粲三輔論曰湘潛先生江濱逸老將集論雲夢
(元)公象焉先生稱曰蓋聞戎不可動兵不可揚今劉

牧建德垂芳名烈既彰矣曷乃稱兵舉衆殘我(波壘)
逸老曰是何言與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長沙不軌敢
作亂違我牧覩其然乃赫爾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
舉順州牧之兵建拂天之旌鳴振地之鼓(元)胄曜日
犀甲如堵以此衆戰孰能嬰御劉牧之懿子又未聞
乎屢道懷智休迹顯光洒掃羣虜艾撥穢荒走表術
於西境馘射貢乎武當遏孫堅於漢南追楊定于折
商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九

成都楊懷道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

唐太子率更令㊀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陵　王元貞校

軍器部　牙　劒　刀　匕首　鋏　弓　箭　弩　彈　矟　殊

牙

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竪牙必以剛日剛日者謂上戊下也立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旗幡指敵或從風而舉暉暉絕日不絕竿勇氣奔逸又曰將軍出兵有所討伐引兵出城門望見白雲及白水者舉白牙旗五色

宏達堂校梓

牙旗隨天氣四時

魏志曰典韋初爲張邈士屬趙寵牙門長大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才力

吳志曰陸遜爲右都督會丹陽賊帥費棧扇動山越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所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付鼓角夜潛出谷間鼓譟而前應卽破散

抱朴子曰軍所始舉牙立旗風氣和調幡棓飄飄終日不息者其軍有功也

賦

吳胡綜大牙賦曰黃初八年黃龍見夏口孫權稱號因瑞改元作黃龍大牙常在軍中進退視其所向

命綜爲賦曰狼狐垂蒙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明明大吳實天生德仍律天時制其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大常傑然特立六軍四望

祭文

後漢滕輔祭牙文曰恭羌太守絜薦遐靈推轂之任實討不庭天道助順正直聰明

晉袁宏祭牙文曰天生五材治道所司廢一不可靜亂輔時

晉顧愷之祭牙文曰維某年某月日錄尚書事豫章

公裕敢告黃帝崇尤五兵之靈兩儀有政四海有王奉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闐闐伐鼓曰氣經天

簡揚神武

宋王誕伐廣固祭牙文曰敬建崇牙顯茲威靈使鳴金輟鬻無戰有寧皇風幽被凱施歸旌

宋鄭鮮之祭牙文曰絜牲先事薦茲敬祭崇牙既建義鋒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茲靈鑒庶必有察

逆順幽辯忠孝顯節使凶醜時殲主寧臣悅振旅上京凱歸西蕃神器增暉四境永安

劒

糅名曰劒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集韻曰鐔劒口也

字林曰琫劒鼻也

龍魚河圖曰流州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爲昆吾石治其石成鐵作劒光明四照洞如水精又曰劒名飛揚

管子曰葛天廬之山發而出金崑尤受而制之以爲劒鎧矛戟

山海經注曰汲郡冢中得銅劒一枚長三尺五寸今所名干將劒明古者通以錫銅爲兵器又曰君子之

國其人衣冠帶劒

周官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劒吳越之劒遷乎其地而不能爲良地氣然也

管子曰羽劒珠飾者斬生之斧也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區冶子作名劒五枚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劒王取純鉤示之薛燭矍然望之曰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文色煥煥如氷將釋見日之光王曰客有賣此劒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其可與乎薛燭曰不可臣聞王之造此劒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吉日良時雨師灑道雷公發鼓鮫龍捧鑪天帝壯炭太一下觀於是區冶子因天地之精造爲此劒取湛盧視之薛燭曰善哉銜金鐵之英行氣託靈服此劒者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允常以魚腸湛盧豪曹獻吳王僚後闔閭爲一女殺生以送死湛盧之劒惡其無道乃去如楚昭王寐而得之召風胡子問之此劒值幾何對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谿深而不測羣神一天區冶子已死雖有傾城量金珠玉猶不可

與況駿馬萬戶之都乎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
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
將越有區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劒乃令風胡
子之吳見區冶子干將使之作爲鐵劒曰泰阿晉鄭
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於是王引泰阿之劒登城
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江水抑揚折
晉鄭之頭畢曰
列子曰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劒童子服之却三
軍之衆其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
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
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焉若有物在莫識其狀
其觸物也寂無有聲而物不疾三曰霄練方晝見其
影不見光驢騂然而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
傳之十三世矣又曰宋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
弄七劒迭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又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劒赤刃切玉如
泥
莊子曰昔趙文王喜劒莊子曰臣聞大王喜劒臣有
三劒惟王所用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天子
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衛爲脊周宋爲

鐔韓魏爲鋏統以渤海帶以常山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之劒以智勇士爲鋒以精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爲鋏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此無異鬬雞一旦命以絕矣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

孫卿子曰桓公之慈太公之闕文王之琢莊君之忽闔閭子干將莫耶巨闕辟閭皆古良劒也

尸子曰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劒也

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劒之所從墜也舟止從其所契刻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劒不行求劒若此不亦惑乎

又曰荆有欽飛者得寶劒於江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而兩蛟夾繞其船欽飛攘臂袪衣拔寶劒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任以執圭

史記曰吳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劒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劒繫徐君塚樹而去又曰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

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而倡優撫夫
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撫則思慮遠矣以遠思慮而御
勇士恐楚之圖秦又曰高祖送徒驪山到豐而夜徑
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
還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斬蛇又曰高祖擊
英布時爲流矢所中高祖問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
慢罵之曰吾從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此非天命乎
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又曰陳平間行杖劒亡渡河
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有金寶因之
欲殺平平恐解衣佐刺船船人知其無乃止

說苑曰經侯往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劒右帶環佩左
光照右右光照左

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屨高祖斬
白蛇之劒咸見此劒穿屋飛去莫知所向

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帝使暴勝之爲直指使者素
聞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襍具劒
十人竇劒值百金其遊漢庭名聲藉甚（襍壯貌大落魄言狼藉其盛）又曰陸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瑟侍者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帶分景之劒上元夫人帶流黃
擇精之劒

東觀漢記曰世祖時有獻名馬寶劒值百金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士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過江解其劒與漁父曰此劒中有七星北斗其值百金

典論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劒長四尺二寸淬以清漳厲以礛諸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斗牛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問天文孔章曰惟牛斗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孔章爲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劒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劒至光耀煒曄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劒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劒自隨後其子爲建安從事經淺瀨劒忽於腰間躍出遂視見二龍相隨焉

文士傳曰魏文帝愛楊脩才脩誅後追憶脩脩嘗以寶劒與文帝文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脩劒也沈約宋書曰世祖賜謝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爽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劒所在莊曰昔以與魯爽別

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

詩宋鮑昭詩曰雙劒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扃一爲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

梁吳筠詠寶劒詩曰我有一寶劒出自毘吾谿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鍔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寄語張公子何當來見携

銘後漢士孫瑞劒銘曰天生五材金德惟剛從革庚辛含景吐商辯物利用勳伐彌彰暨彼艮工區冶千將爰造寶劒巨闕墨陽上通皓霊獲茲休祥剖山竭

川虹蜺消亡曜威耀武震動遐荒楚以定霸越以取

强

晉裴景聲文身劒銘曰器以利顯實以名舉長劒耿介體文經武陸斷元犀水截輕羽九功斯象七德是

輔

晉張協泰阿劒銘曰泰阿之劒世載其美淬以清波礪以越砥如玉斯曜若影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

啟梁簡文帝謝勑賚方諸劒等啓曰纔發紫函彫奇溢目始開泥檢麗飾交陳已匹丹霞之暉乍比青雲之制身文且貴器用惟宜寒暑兼華左右相照

梁沈約爲東宮謝勑賜孟嘗君劒啓曰田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寶劒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

刀

字林曰琫佩刀下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理佩刀上飾也

太公兵法曰刀子之神名曰脫光

禮記曰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

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楚辭曰鈐刀進御遙棄秦阿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

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何爲帶牛而佩犢

班固與弟超書曰竇侍中遺仲叔楚勝陵錯橫刀玉琫早削一枚金錯半垂刀一枚

東觀漢記曰馬嚴爲陳留太守建初中嚴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上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葛縛佩刀書刀革帶付龔賜嚴又曰賜鄧遵金對鮮早緄帶一具金錯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

鏡屈尺八佩刀各一

魏武帝令曰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將以次與之

典論曰昔者周魯寶赤刀孟勞又曰平造百辟寶刀名靈寶其二乘似丹霞名曰含章其三鏗似崩霜名曰素質

費禕別傳曰孫權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

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懍懍

物理論曰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初阮之作刀受法於金精之靈七月庚辛見金神於冶監之門其人光色燁耀向而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教也既致之閑宴設饌而問焉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陶用陰陽之候取剛軟之和

陸機晉書曰王濬之在郡也夢懸四刀於其上甚惡之濬王簿李毅拜賀曰夫三刀爲州而見四益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

聖證論曰昔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爲誕而不信也正始初得

火浣布乃信

晉中興書曰初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

蒲元傳曰君性多奇思於斜谷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以竹筒內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

曰神力今屈耳環者乃是其遺範

賦　魏陳王曹植寶刀賦曰建安中魏王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以龍熊鳥雀爲識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饒陽侯各得一焉有皇漢之明后思潛達而玄通飛文藻而博致揚武備以禦凶然後礪以五方之石鑑以中黃之壤規圓景以定環攄神功而造像陸斬犀革水斷龍角輕擊浮截刃不纖流踰南越之巨闕超西楚之泰阿寔眞精之攸御永天祿而是荷

銘　後漢馮敬通刀陽銘曰脩爾甲兵用戒不虞見危致命臨事而懼文不可匿武不可黷文武孔純荷天

子保又刀陰銘曰温温穆穆配天之威苗裔無疆福
報永綏
後漢李尤錯佩刀銘曰佩之有錯抑武揚文豈爲麗
好將戒有身又金馬書刀銘曰巧冶煉剛金託於刑
貢文錯鏤兼勒工名
魏文帝露陌刀銘曰於鑠良刀胡煉亶時譬諸麟角
靡所任茲不逢不若永世寶持
曹植寶刀銘曰造茲寶刀既磬既礪匪以尚武寧身
是衛麟角匪獨鸞距匪屬
魏王粲刀銘曰相時陰陽制茲利兵和諸色刻考諸

濁清陸剸犀兕水截鯇鯨君子服之式章威霊
魏何晏祈猛獸刀銘曰徒搏不兵作戒宣(上)用造斯
器鱗獸是剸制禽允良昏明亶時永釐厥後蠲民之
災
晉張協文身刀銘曰寶刀既成窮理盡妙繁文波迴
流光電照又把刀銘曰奕奕名金昆吾遺牒裁爲把
刀利亞切玉時文斯偃含精内燭威助雖化武不可
黷
晉裴景聲文身刀銘曰良金百煉乙名展巧寶刀既
成體理盡妙文繁波流廻光霊照在我皇世戢不可

耀

啓梁簡文帝謝勑賚善勝威勝刀啓曰氷鍔含彩雕
琰表飾名均素質神號脫光五寶初成曹丕先荷其
一二勝今造愚臣揔被其恩錫韓非之書未足爲比
給博山之筆方此更輕

梁劉孝儀爲晉安王謝東宮賜王環刀啓曰苗峰珍
鋭利極鉤芒謹當擁以雄身藉而安體不令北海小
雍孤擅穿滕之寄廬江佩刀獨表不欺之驗

匕首

通俗文曰匕首劒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
用

說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之君辭不受使唐且
謝秦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萬流
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一怒
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按其匕首起曰今將是矣王
變色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
五十里存者徒用先生故也

諸葛故事曰成都作匕首五百枚以給騎士

典論曰昔周魯寶雍狐之戟屈盧之矛孤父之戈徐
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矣又曰魏太子造百辟匕首二其一理似堅氷名曰

清剛其二曜似朝日名曰揚文

神仙傳曰有書生姓張就李仲文學隱術久無所得患之張懷匕首斫之仲文笑曰我寧可殺

銘晉張載匕首銘曰元民造制戒豫惟詳匕首之設應速用近既不忽備亦無輕忿利以形彰切以道隱

鋏

戰國策曰馮諼爲孟嘗客彈劒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銘晉張協長鋏銘曰五才並建金作明威長鋏陸離弭凶防違素刃霜厲流景橫飛又短鋏銘曰器用多品詭制殊觀亦有短鋏清暉載爛昔在先朝戢兵靜亂惟皇寶之優而弗玩

弓

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隆然其未曰簫言簫邪又謂之弭以骨爲之滑弭弭也中央曰弣弣撫也所撫持也

山海經曰少皞生般是始作弓矢（世本云牟夷作矢揮作弓弓矢一器作者）

龍魚河圖曰弓之神名曰曲張

爾雅曰弓有緣謂之弭無緣者謂之弭以金者謂之

銑以屋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
方言曰弓藏謂之鞬或謂之
說文曰角端獸狀似豕角善爲弓出胡休夕國
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廣雅曰繁弱鉅黍弓也
周官曰司弓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辯其名物而掌
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箙盛矢器）天
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
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又曰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
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者以爲遠也角者以爲疾

也筋者以爲深也膠者以爲和也絲者以爲固也漆
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
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
毛詩曰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也
左傳曰顏高（高魯人也）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
郭璞毛詩拾遺曰象弭魚服毛云弭弓反末以象骨
爲之蓋俗說之誤也
左傳曰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爲弓今
西方有以犀角及器角爲弓者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能又使學視小如大紀昌以氂懸虱者牖南面而望之三年之後如輪觀物皆山丘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楚辭曰帶長劒挾素弓

孫卿子曰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戰國策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而召問之對曰見鳥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家語曰楚共王出遊亡其烏號之弓烏號良弓名也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孔叢子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幹生泰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選也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支右手發箭左手不知公以其儀而穿七

札弓工立得出賜金三鎰弓九年來見公曰爲弓亦
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爲弓工爲矣而遲對曰臣不得見公矣曰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
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西而射矢踰孟霜之山
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
淮南子曰淇衛箘簬箘簬竹也出於淇地衛箭羽飾以金銀錫雖
有薄縞之幨然獨不能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弩
之勢則貫兕甲而終於革楯矣
新序曰楚熊渠夜行見寢石彎弓射之沒矢飲羽下
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

東觀漢記曰葢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
張璠漢記曰陳球爲零陵太守州兵朱葢等反球守
城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機發之達射千餘人斬朱
葢等
風俗通曰烏號弓者柘桑之枝枝條暢茂烏登其上
垂下着地烏適飛去從後撽殺取以爲弓因爲烏號
耳

箭

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箭箭進
也其本曰足矢形似木木以下爲本以根爲足其末

曰括括會也與弦相會也
說文曰矢弓弩矢也象鏑括羽之形
世本曰夷牟作矢
太公兵法曰箭之神名續長
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
周宮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
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
禮記曰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
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
六韜曰陷堅陣敗强敵大黃參連弩飛鳧電影自副

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爲首
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
之石弩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
問之仲尼曰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
夷八蠻肅慎氏貢楛矢石弩以分大姬記虞胡公而
封諸侯於陳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
人唯恐傷人
魯連子曰齊田單破燕軍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
守數月魯仲連乃爲書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

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

韓子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曰奈無箭何孟談曰董安于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楛楚其楛高十尺於是登而試之其堅則幹之勁不能適也君曰奈無金何孟談曰董安于之治晉陽宮舍之堂皆以銅爲柱質君登而用之有餘金矣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虜攻急陵歎曰復人數十矢可以脫矣

東觀漢記曰耿弇與張步戰矢中弇眼以佩刀摧之左右無知者

三齊畧記曰城東南五十里有蒲臺高八十丈秦始皇所頓處時在臺下縈蒲繫馬夾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猶索蒲似水楊而勁堪爲箭也

【贊】梁昭明太子弓矢贊曰弓用筋角矢製良工亦以觀德非止臨戎楊葉命中猨隨張空

【銘】後漢李尤弧矢銘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協并八極同紀

晉嵇令木弓銘曰烏號之朴豐條足理弦鳴走括截飛駭止射隼高牆出有擬議既用禦武亦以招士

晉李充良弓銘曰弓之作爰自羲時鄉村載禮招

命在詩力稱顏高功發由基不爭之美亦以詳疑

啓齊王融謝武陵王賜弓啓曰殿下摛藻蕙樓暢藝蘭苑敷繢玉於風筵疊連珠於月兎園掩秀鄴水漸奇融揖讓未工濫升飲之賞操弧反矢奉招賢之錫文韜鏤景逸幹稍雲玩溢百齡佩流千載

琴

尚書帝令驗曰王琴發驚天下

釋名曰琴怒也有勢怒之鉤弦者牙以齒牙也牙外曰郭爲牙郭也含括之口曰機言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

史記曰龐消追孫臏臏量其暮當至馬陵道狹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消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消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萬弩俱發龐消自知智窮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

史記曰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古史考曰黃帝作琴

戰國策曰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

琴十矢俱發

吳志曰甘寧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師羣聚相隨挾持弓琴負毦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也

晉陽秋曰初高祖勒兵關下經曹爽門爽帳下督嚴世引琴將射高祖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高祖車乃過

曰南傳曰南越王尉他安陽王有神人皐通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大死三發殺三萬人

華陽國志曰鄧芝征涪陵見元猴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猴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曰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投弩水中

會稽典錄曰鍾離牧謂朱育曰大皇帝以中國多騎欲得騎而當之然吳神鋒弩射三里貫洞至四馬騎敢近之乎

南越志曰龍川當有銅弩牙流出水皆所銀黃雕鏤取之者祀而後得父老云越王弩營處也

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遠堅

文子曰狡兎得而獵犬死高鳥得而强弩藏

風俗通曰波令應郴請王簿宣賜酒北壁上懸赤弩照於杯中其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因得病郴後知之思惟必懸弩所爲也使致宣於故處設酒

杯中猶有蛇因謂之此壁上琴影耳非有他怪宣意解病即愈

議蔡邕幽州刺史議曰幽州突騎冀州琴天下精兵國家瞻核四方有事未嘗不取辯不於二州也

銘後漢李尤琴銘曰放自近古發意所覩前聖制弓後世建琴機牙發矢執破醜虜充獲雖屢猶不可常忘戰者危極武者傷

彈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將興師伐晉敢諫者罪至死孫叔敖進諫曰臣之國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方欲食蟬而又不知黃雀在後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前有深坑後有掘株也皆貪前之利不顧後害也楚國不征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左傳曰晉靈公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

吳越春秋曰陳音對越王云琴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天之孝子古者人民質朴死裹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爲禽獸所食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斷竹屬木飛土逐害

張璠漢記曰班超使于外願將三十六人以爲高矢

彈丸之用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對驃騎難曰以珠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

太元經曰明珠彈於飛害其復不復

世說曰前輩人忌日惟不飲酒作樂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音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

蕭子顯齊書曰桓崇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羣翔崇祖登城樓彈之無不折翅

詩晉桓元南林彈詩曰散帶躡良駟揮彈出長林歸

翮赴舊棲喬木轉翔禽落羽尋絕響屢中轉應心

賦晉夏侯孝若繳彈賦曰張弱弓理繁繳望大羣以送丸審追放而必獲

銘後漢李尤彈銘曰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丸爲矢合竹爲樸漆飾以雚不用筋角丸彈之利以弋鳧鴈晉靈騎悖羣臣是彈樂其如躍趨如避丸

矰

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矰

後魏書曰于栗磾築壘於河上親自守焉裕甚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矰公麾下栗磾以聞

太宗太宗因授黑矟將軍

霍嵬志曰河間王㫐既敗於關中有給使陳安者常乘一赤馬俊快非常雙持二刀皆長七尺馳馬運刀所向披靡關西為之歌曰隴上健兒字陳安頭細面狹腸中寬丈八大槊左右盤

詩晉傳元詩曰彎我繁弱弓弄我丈八矟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戎貊

晉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朱漆鏘三十張絳碧書幡黑毦副也

序梁簡文帝馬槊譜序曰馬槊為用雖非逵法近代相傳矟已成藝鄧麗榮魏后之逢武而猶質種馬入丹陽之寺雄而未巧聊以餘暇復撰斯法援操抑揚斟酌煩簡至春亭落景秋皐晚靜嚴霜盡降密雲初時纖驪沃若天馬半盼歎金精而轉態交流汗血愛連乾而自息不畏衣鏤雕衢與白刃同暉翠毦與紅塵俱動足使武夫憤氣觀者衝冠巴童留玩不待輕舟之楫越女踟躕無假如皐之箭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

成都楊懷道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一

唐太子率更令㊀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居處部一 總載居處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高堂邃宇檻層軒層臺累榭臨高山網戶朱綴刻方連冬有突夏室寒經堂入奥朱塵筵（承塵筵席也）砥室翠翹挂曲瓊翡帷翠幬飾高堂紅壁沙版㊀玉梁仰觀刻桷

畫龍蛇坐堂伏檻臨曲池芙蓉始發雜芰荷紫莖屏
風文緣淥又曰築室艾水中葺之芎以荷蓋荃壁兮
紫檀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房
鹽鐵論曰貴人之家梓匠斲巨爲小以圓爲方上成
雲氣下成山林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鑄銅爲柱黃金塗之赤玉爲
階椽亦以金刻玳瑁爲禽獸以薄其上椽首皆作龍
首銜鈴流蘇懸之鑄銅爲竹以赤白石脂爲泥椒汁
和之以火齊薄其上扇屏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
徹以白珠爲簾箔玳瑁壓之以象牙爲牀以琉璃珠
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
以居神乙上自御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以碧玉
爲葉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爲之子皆空其中如小鈴
鏘鏘有聲聲標作鳳皇軒翥若飛狀
漢書曰趙皇后姊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形采而
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
田璧明珠翠羽飾之又曰五侯大治第宅起土山漸
臺洞門高廊閣道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家怒
壞決高都（決高都使水入長安城高都在城西）連竟舛杜（杜陵也）成都侯
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又穿長安城引內漕

水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楫櫂越歌上幸商第見赤
墀青瑣又曰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
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東觀漢記曰琅琊孝王京就國都雅好宮室窮極技
巧壁帶玉飾以金銀
張璠漢記曰山陽都督張儉奉中常侍侯覽起第十
六區皆高樓四周連閣洞門之井蓮華壁杜綵畫魚
池臺苑擬諸官闕
董生書曰禮天子之宮在清廟左涼室右明堂後路
寢四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近陽廣室

多陰故室適形而止
仲長統昌言曰今爲宮室者崇臺數十層長街十百
仞延袤臨浮雲上樹九丈旗珠玉翡翠以爲飾連帷
爲城構帳爲宮起臺榭則高數百丈壁帶珠玉土被
緹錦
曹植表曰詔使周觀初玩雲盤北觀疏圃遂步九華
神明特處譎詭天然誠可謂帝室皇居者矣雖崑崙
閬風之麗文昌之居不是過也
羅含別傳曰桓宣武以含爲別駕以官廨寺諠擾非
靜默所處乃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之屋竹果蔭

宇伐木爲牀織葦爲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

詩 陳孔奐名都一何綺詩曰京洛信名都佳麗擬蓬壺九華彫玳瑁百福上椒塗黃金絡驟裏蓮花裝鹿盧咸言儀服盛無勝執金吾

陳沈炯詩曰名都一何綺春日吐光輝高樓雲母扇複殿琉璃扉貂儀同輦出高安連騎歸欲知天子貴千門應紫微

陳周宏正詩曰名都宮觀綺金壁藻華瑞吹臺望鵁鶄舞殿接披香繡轂遊丹水彫輦出平陽陸離徒照眼何解憂人腸

賦 漢揚雄蜀都賦曰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亭皐彌望鬱乎青葱丹青玲瓏石鏤水螭於近則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於遠則有銀鉛錫碧馬犀象焱西有鹽泉鐵冶橋林銅陵其傍則有期牛兕旄金馬碧雞其竹則宗生族攢俊茂豐美夾江緣山尋卒而起其深則有貙獺沉鱓水豹蛟蛇其都門二九四百餘閭兩江珥其市九橋帶其流苴竹浮流龜磧若鶩風胎雨鷇衆物駭目百華接春隆隱芳芬螭燭若揮錦布繡望芒芒兮無幅其布則箘中黃潤一端數金雕鏤鉚器百技千工上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

甜之和芍藥之羹江東鮨鮑隴西牛羊五肉七菜朦
胅腥臊若其吉日嘉會期於送春之陰迎夏之陽置
酒于榮川之閒宅設坐于華都之高堂延帷揚幕接
帳連岡郤公之徒相與如平陽頻臣沼羅車百乘期
會投宿觀者方隄行船競逐也
後漢班固西都賦曰賦者古詩之流或以抒下情而
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亦雅頌之
亞也西土耆老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之賦漢
之西都在乎雍州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
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隘帶以洪河涇渭之川披

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
帶如雲七相六公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
珍藏藍田美玉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下有鄭
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塍刻鏤原
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鍤成雲離宮別館神池靈沼其
中則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其
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樹中天之華闕豐
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刻棼橑
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彫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
璫左戚（倉勒反階級也）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閣洞開

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
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後宮則有
掖庭椒房后妃之室菴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
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隋侯明月錯落
其間金缸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曜含英珊瑚
碧樹周阿而生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
迭貴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講論乎六藝稽合乎
異同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徼道
綺錯輦路經營修途飛閣崚嶒道而超西墉混建章
而連外屬神明臺名也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
雨於太半虹蜺迴帶於棼橑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
而意迷靈草冬華神木叢生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
之金莖爾乃盛娛遊之壯觀曜威靈而講武事命荊
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填飛羽上覆列卒
周匝星羅雲布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風毛雨血灑野
蔽天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上林之也樹陳
輕騎以行怱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饗舉烽命爵大
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
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堤
若摛錦與布繡燭耀乎其陂元鶴白鷺鳧鴻鴈沉

浮往來雲集霧散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又東都賦曰王莽作逆漢祚中缺於是聖皇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若乃順時節而嵬狩簡車徒以講武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毛掃蜺旌旗拂天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騖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於是鳶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觀明堂臨辟雍登靈臺考休徵列百僚而賛羣后穹皇儀而展帝容明堂詩曰於昭明堂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爲梁靈臺詩曰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寶鼎詩曰岳修貢芳川效珍吐金景兮敞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白雉詩曰賂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

後漢張衡西京賦曰昔班固觀世祖遷都于洛邑懼將必踰溢制度不能遵先聖之正法也故假西都賓

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而爲東都主人折禮
衷以荅之張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有馮虛公子
者（無此公子但依憑言之）言於安處先生曰（亦無此先生也）秦據雍而
强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秦光武處東而約先生
獨不見西秦之事歟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
寔爲咸陽（里居朝北也高帝六年改曰長安）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
塞綴以二華巨靈贔屭以流河曲厥迹猶
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
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窟崔崒隱轔鬱律連岡乎嶓
冢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

踞涇其遠則九嵕甘泉涇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
焉清暑寔爲地之奧區神皐昔者太帝悅秦穆公而
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
而剪諸鶉首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乃覽秦制跨周法
正紫宮於未央表峚闕於閶闔疏龍首以抗殿狀鬼
哉以岌業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
璧璫流景曜之暐曄（曄）彫楹鏤檻文槉左平右城青瑣丹墀仰福帝居陽曜陰藏
洪鍾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
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正殿

路寢用朝羣辟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閈列坐
金狄秦時長狄見於臨洮鑄銅作其象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歡
蘭林披香鳳皇鴛鸞皆宮殿名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
裛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
夜光綴隋珠以爲燭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
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
忘歸猶不能徧覩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處甘
泉之爽塏乃隆崇而㊀敷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
儲胥通天眇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翔鵾仰而弗逮
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俯聽聞雷霆之相激柏梁
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圜闕竦以造天
若雙碣之相望鳳闕翬於霄標咸遡風而欲翔千雲
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迢迢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
百增上飛闥而仰眺正覩瑤光與玉繩列瀛洲與方
丈夾蓬萊而駢羅長風激於別島起洪濤而颺波海
若游於㊀渚鯨魚失流而蹉跎立脩莖之仙掌承雲
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飡必性命之可度爾乃廓開
九市通闠帶閧旗亭五重俯察百隧隧列肆道也上林禁
苑跨谷彌阜東至昆湖邪界細柳掩長楊而連五柞
繞黃山而欱牛首乃有昆明靈沼黑水㊀泜周以金

堤樹以楸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
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魚則鮪
鯉鱣鮪脩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誅種鳥則鸛鵝鵠
鴇鴛鴦鴻鶤南翔衡陽北棲鴈門於是孟冬作陰寒
風肅殺雨雪飄飄氷霜慘烈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駮
戴翠帽倚金較華蓋承辰天罼先驅千乘雷動萬騎
龍趨縱獵徒赴長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河渭爲之
波盪吳岳爲之陁堵百禽陵遽駼瞿奔觸喪精亾魂
失歸忘趣矢不虛捨鋋不苟躍當足見蹏值輪被轢
乃使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
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紲末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
邪睨集乎長楊之宮酒車酌醴方駕授饗升觴舉燧
旣醼鳴鍾儛佯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浮鷁
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栧女縱棹歌奏淮南度
陽阿大駕幸乎平樂帳甲乙而襲翠被臨迴望之廣
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鷰濯脅
突銛鋒跳九劒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度曲未終雲
起雪飛巨獸百尋是爲蔓延神山崔嵬欻從背見白
象行孕垂鼻轔囷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蜿蜒於
反龍行貌云合利獸名厥厥化爲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奇

幻倫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
渭通涇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撞末之技態不可殫
舞更奏妙材騁技始徐進而贏形似不勝乎羅綺紛
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群罷要紹修態麗服颺菁昭
遵流眄一顧傾城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唯
愛所丁衛后興於鬢髮飛燕寵於輕體又東京賦曰
是時也七雄竝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
建鞏臺於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後以
莫已若也乃搆阿房起甘泉結雲閣觀南山百姓不
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掃

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枳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且
夫天子有道狩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秦負阻
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若宅中而
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
影不縮不盈揔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
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河盟津達其後太谷
通其前廻行道乎伊闕斜徑捷乎轘轅太室作鎮揭
以熊耳底柱輟流鑣以太坯漢初弗之宅也故宗緒
中圮巨猾閒豐竊弄神器㫐載三六倫安天位我世
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余

區宇又㊀思和求中睿哲㊀元覽都茲洛宮逮至顯宗
六合殷昌既新崇德遂作德陽昭仁惠於崇賢抗義
聲於金商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濯龍芳林
九谷八谿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永安離宮脩竹冬青
陰池幽流㊀元泉洌清鴨鶂秋棲鶺鴒春鳴鵖鴝鸛黃
關關嚶嚶於南則前殿雲臺和懽安福謁門曲榭斜
阻城洫奇樹珍果鉤盾所職於東則洪池清籞綠水
滔滔內阜川禽外豐葭荻茨其西則平樂都場示遠之
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
屋于斯胥洎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晰

晰章列反　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虡宮懸金鏞鼓
音汾　鼓路鼖音桃　樹羽幢幢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扉音翡
司旌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鍾攝提
運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闕騶虞奏決
拾既次彤弓斯彀古候反　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
喻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乃駈小
戎撫輕軒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乎上林結徒為營
叙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火烈具舉
武士星敷鵝鸛魚麗箕張翼舒馭不詭遇射不翦毛
升獻六禽時膳四膏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樂以

訓倹不殫物以昭仁爾乃卒歲大儺驅除羣癘倀子萬童丹首㊀製桃弧棘矢所發無枭飛磔雨散剛殫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又南都賦曰於顯樂都旣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剖周楚之豐壤跨荆豫而爲疆其寶利珍怪則金采玉璞隋珠夜光太一餘粮中黄穀玉松子神陂赤靈解角耕父揚光於清泠之泉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其水蟲則有蠬龜鳴蛇潛龍伏螭其鳥則有鴛鴦鵠鷺鴻鵠鴛鵝嚶嚶和鳴澹澹隨波其香草則薜荔蕙若蘼蕪蓀蓁暧曖蓊蔚含芬吐芳酒則九醞甘醴十旬兼清醪敷

徑寸浮蟻若萍其甘不爽醉而不醒獻酢旣交率禮無違彈琴撫篇流風徘徊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音弗于陽濱朱帷連網曜野映雲脩袖繞綠而滿庭羅襪躡蹀而容與翻綿綿其若絕眩將墜而復舉於是群士放逐馳于沙場俯貫鮪鱮仰落雙鴈魚不及窴鳥不暇翔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驤夕暮而歸其樂難忘

後漢杜篤論都賦曰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踰滄海跨崑崙劉敬建策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孝武因其餘財府帑

弘達堂校梓

之畜深入匈奴割裂王庭連綏耳鎖雕題擯天督牽
象犀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桑麻條暢濱據
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城池百尺阨塞
要害一人奮戟三軍沮敗于時聖帝赫然申威南禽
公孫北脅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今天下新定矢
石之勤始瘳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雍州也

後漢崔駰反都賦曰漢(歷)中絕京師爲墟光武受命
始遷洛都客有陳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陳禍
敗之機不在險也建武龍興奮旅西驅虜赤眉計高
胡斬銅馬破骨都收翡翠之駕據天下之圖上帝受
命將昭其烈潛龍初九眞人乃發上貫紫宮徘徊天
關握狼狐蹈參伐陶以乾坤始分日月觀三代之餘
烈察殷夏之遺風昔崤函之固即周洛之中興四郊
建三雍禪梁父封岱宗

漢傅毅洛都賦曰惟漢元之運會世祖受命而弭亂
體神武之聖姿握天人之契贊尋往代之規兆乃險
塞之目然被崑崙之洪流據伊洛之雙川挾成皐之
嚴阻扶二崤之崇山分畫經緯開正塗軌序立廟祧
百朝後市歎息起雰霧奮袂生風雨覽正殿之體制
承日月之皓精騁流星於突陋追歸鴈於軒輊帶螭

龍之疏鏤垂菡萏之敷榮顧濯龍之臺觀望永安之
園藪渟清沼以汎舟浮翠虬與㊀武桑宮繭館區制
有規后帥九嬪躬敕工女近則明堂辟雍靈臺之列
宗祀揚化雲物是察其後則有長岡芒阜屬以首山
通谷岉岏石瀨寒泉於是乘輿鳴和按節發軔列羣
蓋方龍輔備五路之時副檻三辰之旗旂傳說作僕
羲和奉時千乘雷駭萬騎星鋪絡繹相屬揮沫揚鑣
羣仙列於中庭發魚龍之巨偉羨門拊鼓偓佺操麾
講武農隙校獵因田搜幽林以集禽激通川以御獸
跨乘黃射遊麋弦不虛控目不徒睎解腋紛心應節

殪夷然後弭節容與澡水之濱垂芳餌於清流出漩
瀨之潛鱗
魏徐幹齊都賦曰齊國實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奧
府其川瀆則洪河洋發源崑崙驚波沛厲浮沫揚
奔南望無垠北顧無鄂蒹葭蒼蒼莞蒲沃若瑰禽異
鳥辟萃乎其間帶華蹈縹披紫垂丹應節往來翕習
翩翻靈芝生乎丹石發翠華之煌煌其寶玩則㊀蛤
抱璣駁蚌含璫構夏殿以宏覆起層榭以高驤龍檻
螭桷山岳雲牆其後宮內庭嬪妾之館衆偉所施極
巧窮變然後脩龍楊遊洪池折珊瑚破琉璃日既仄

而西舍乃反宮而棲遲歡幸在側便嬖侍隅含清歌以詠志流(元)盻而徵眄竦長袖以合節紛翩翩其輕迅王乃乘華玉之輅駕(元)駮之駿武騎星散鉦鼓雷動旌旆虹亂盈乎靈圃之中於是羽族咸興毛羣盡起上蔽穹庭下被皇藪

魏劉楨魯都賦曰昔大庭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茲焉山則連岡屬嶺暧晻峴北紫金揚暉於洪崖水精潛光乎雲穴俶宗邈其層秀干氣霧以高越其本則赤棟青松文莖蕙棠洪幹百圍高徑穹皇竹則填彼山垠陔彌阪域夏殤攢包勁條竝殖翠實離離

鳳皇攸食水產衆夥各有彝倫頒首華尾豐顱重斷戴兵挾刃盤甲曲鱗且觀其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蕭戒友朋蛾眉清眸顏若雪霜揷曜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瑠舞人就列整飾容華和顏揚眸昤風長歌飄乎焱發身如轉波尋虛騁迹顧與節和縱脩袖以終曲若奔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二七天漢指隅畏晉被襖國于水游緹帷爾津丹帳覆洲蓋如飛鶴馬如游魚應門巖巖朱扉含光路殿踹其隆崇文陛巇其高驤聽迅雷於長除若有聞而復亾其園囿苑沼駢田接連澡池分浪以帶石垠文隅瓊岸華玉

依津邦乃大狩振揚炎威教民即戎講習興師落幕包括連結營圍毛群隕薱羽族殲剝填崎塞畎不可勝錄

魏劉邵趙都賦曰且敞邑者固靈州之敞宇而天下之雄國南則有洪川巨瀆黃水濁河發河積石徑拂太華灑爲九流入于元波東則有天浪水府百川是鍾包絡坤維連薄大濛北則有陶林元壇增氷沍寒西則有霊㠯平囿邪接崑崙其近則有天井句注飛壺太行璀錯磔硌磊砢巉巖羅阜連岡龍首崔巍以嵬羊坂輪崛以紆塘清漳發源濁淦汨越湯泉涫沸洪波漂

厲爾乃都城萬雉百里周廻九衢交錯三門旁開層樓連閣連棟結階峙華爵以表甍若翔鳳之將飛正殿嚴其造天朱櫺赫以舒光盤虬螭之蜿蜒承雄虹之飛梁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及至暮秋涉秋則風烈寒猛豺鷲攫鷹隼奮翰國乃講武狩于清源駕駟驁冥之駿駿抗沖天之旌旃北連昭餘南屬呼沱西眄太陵東結繚河然後嶰子放機戈矛亂發決斑鬐破文頰當手斃僵應弦倒越爾乃進夫中山名倡襄國妖女狄鞮妙音邯鄲才舞六八駢羅遞奏迭舉體淩浮雲聲哀激楚其珍玩服物則昆山美玉元

珠曲環輕綃啓縞織續綈統其器用良馬則六弓四
弩綠沈黃間堂蛾魚腸丁令角端飛兔奚斯常驪紫
燕豐鬣裯顱龍身鵠頸目如黃金蘭筋參精迅蹕飛
浮軼響追聲若乃至季春元巳辰火熾光挺新贈往
祓于水陽朱幕蔽野綠帷連岡妖冶呈飾顏如春英
晉左思蜀都賦曰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于
中古廓靈關而爲門包玉壘而爲宇帶二江之雙流
抗峨眉之重阻於前則跨躡犍牲枕倚交趾經塗所
亘五千餘里於是乎邛竹緣嶺菌桂臨崖芳挺龍目
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蓁蓁結朱實之離離孔翠群翔

犀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夜啼金馬騁先而絕影碧
雞倏忽而曜曦火井沉熒於幽泉高燭飛扇於天垂
於後則却背華容北指崑崙緣以劒閣阻以石門流
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水物殊品鱗
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隱碧玉其樹則有木蘭梫音侵桂
杞橘椅桐梓幽藹於谷底松柏蓊蔚於山峰擢脩
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崆岐陽烏迴
翼平高標於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外負銅梁於
宕渠內函要害於膏腴丹砂赭出其坂奎房郁毓
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交讓所植蹲

鴟所伏百藥灌叢寒卉冬馥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
茗芯硝或豐綠葉或蕃丹椒紅葩紫飾柯葉漸苞敷
藻蕤蕤落英飄颻溝洫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稂
稻漠漠指渠口以爲雲門灑澎池而爲陸澤爾乃邑
居隱賑夾江傍山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百
果甲坼異色同榮朱櫻春就素奈夏成若乃大火流
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紫梨津潤樝栗鏬發蒲萄亂
潰石榴競裂晨皃旦至候鴈銜蘆木落南翔氷泮北
徂雲飛水宿哮吭胡浪反清渠其深則有鱣鮪鱒魴鱨
鱧鮡鱨差鱗次色錦質報章闊二九之逋門畫方軌

之廣塗營新宮於臺塏擬承明而起廬結陽城之延
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窓以瞰江內
則宣化之闥崇禮之闈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
映玉題相暉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列隧百重羅肆巨
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靚才性反莊布
有橦華麵有桄椰邛竹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
於番禺之鄉闌闠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雜房機杼相
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
禽於外巷無后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西踰金隄東
越玉津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拍貙氓於蓼草彈

言鳥於森木拔象齒屋(厦反)(歷結反)犀角鳥鎩翮獸廢足殆而揭來相與第如滇(丁田反)池集乎江洲試水客漾輕舟娉江妃與神遊將饗獠者張帝幕會平原酌醪酤割芳鮮飲御酏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贈若君平王褒煒(煙)而秀發楊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摛藻掞天庭又吳都賦曰東吳王孫鞫(勿忍反)大笑也然而咍曰夫上圖景宿辯於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鳥策篆素玉牒石記烏聞梁珉有陟方之館行官之基歟而吾子獨未聞大吳之壯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

泰伯宣於延陵固其經略上當星紀拓土畫疆指衡岳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坰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并瀨濱薄沸騰寂寥長邁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於是乎長鯨吞航脩鯤吐浪躍龍騰蛇蛟鰌琵琶泝洄順流喻喁沉浮鳥則鵾鷄鸛鴻鵝鶂鸕鷀鸊鷉翮整翰容與自玩彫啄蔓藻刷盪漪瀾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巨鼇鼈員首冠靈山大鵬縯翻翬若垂天洪桃盤屈丹桂灌叢瓊枝抗莖而敷藥珊瑚幽茂而玲瓏增岡重阻列真之宇江妃於是往來海童于是宴

宏達堂校梓

語草則藿蒳豆寇薑棗非一石帆水松東風扶留布
濩皐澤蟬聯陵㊤寅緣山岳之岠冪㊥江海之流木
則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宗生高
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萬畝與風飄颺飄遰瀏颼
颼鳴條暢律飛音響亮蓋象琴筑并奏笙竽俱唱其
竹則篔簹林箘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篠箭有叢苞筍
抽節往往榮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梢雲無以喻嶰
谷不能連鸞鶩食其實鵷雛援其間其果則丹橘餘
甘荔枝之林檳榔無柯椰葉無陰其琛賂則琨瑤之
阜銅錯白鐵之埏火齊之寶駭雞之珍頗丹明璣金

華銀樸紫貝流黃縹碧素玉其荒陬譎詭則有龍穴
內蒸雲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雙則比目片則
王餘窮陸飲木極沉水居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
慨而泣珠象耕鳥耘此之自攻煮海為鹽采山鑄錢
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縣造姑蘇之高臺臨四
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闕東山之
府則瓌寶溢目觀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雕欒鏤棜
音節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高闈有閌洞門方
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綠水桃笙象
簟韜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命官帥而擁鐸將

校獵乎具區吳王乃巾玉輅軺驕驪羽旄揚旌雄戟燿鉦貝胄象弭織文鳥章六軍衿服四騏龍驤猩啼而就禽囂囂扶弗反笑而被格屠巴蛇出象骼斬鵬翼掩廣澤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繮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鰩夜飛而觸綸指包山以爲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莞饗戎旅乎落星之樓又魏都賦曰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詰曰异乎交益之士劒閣雖嵯嶮也憑之者蹶洞庭雖濟負之者北且魏土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爾其疆域則旁及齊秦結湊冀道開胷

殷衛跨躡燕趙墨井鹽池元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思重交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枌榆複結欒櫨以懸蒂華蓮重葩而倒披於前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於後椒鶴文石永巷壺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增構我我清塵剽剽雲雀踶躍而矯首壯翬摛鏤於青霄雷雨杳冥而未半曒日籠光於綺窗碩果灌蓁闔木竦孱顏而浸潭羽翮頡頏鱗介浮沈凌波而的皪綠芰汎濤而含蔕爲屯雲泄爲行雨內則街衢澄流十二同原異口蓄爲屯雲泄爲行雨內則街衢

輻輳朱闕結隅石杠杠橋也出控滻渠疏通溝以濱路
蘿青槐以蔭途
晉庾闡揚都賦曰于未聞揚都之巨偉也左滄海右
峨山龜鳥津其落江漢演其源碣金標乎象浦注桐
柏乎元川昔句吳踦委延州儷臧高讓殆於庶幾英
風亞乎頹陽土映黃旗之景繼吐紫蓋之祥巖栖赤
松之館岫啓縉雲之堂龍符潛而夏德興群神萃而
玉帛昌也天包龍軫地奄衡霍元聖所遊陟方所託
我皇晉之中興而駿命是廓靈運啓於中宗天網振
其絕絡於是乎源澤浩瀁林阜隱曾彭蠡吞江荊牙
吐瀨赴三峽之隘洞九川之會泮五嶺而分流鼓沱
潛而碎沛逢渤瀲瀜瀁潢漾擁涌驚波霆激駭浪川動
東注尾閭呼蹌洞庭泫若雲漢芻若青城其山則重
岡峨岊峻嶺嵬嵲崿陽侯鱗萃龍濤綺錯崤崛嵽嵲嵬
菴鄣薄菊帶千溪下同萬壑木則灌以杞梓被以沙
棠結根九疑布葉天柱林爲五嶽之苑材爲八都之
府掃飛虹虧陽景拂白雪而增翠凌廣莫而敷賴竹
則篔風箘簬篠簜林箊單棘篁莎翦蕭踈貞條梢
風勁節集霧望之猗猗即之倩倩蒼浪之竿東南之
箭其林可游其芳可薦草則陵苔海藻山英江蘺綸

組菁茅繁露卷施獸則騊駼駃騠登重巘
蹲蠌巇噫氣則風生噴沫則雨灑其間則有騰猨夭
嬌閃儵柯杪風毋果然星流電遷或淩虛赴絕或緣
繞希聞鳥則鷦鵬孔翠丹穴之羽鳴鳳自歌翔鸞自
舞魚則鮫鱣鰋鮪鮭比目鱨鮆脩鯉橫海徵鯨偃波其
中則有靈蛟白黿之族種繁六眸類豐三足鸚螺蜿
骨寄居負敖餘泉如輪文蚳如琢果則黃甘朱橙楊
桃琵琶林蔚八桂之叢色耀三珠之華爾其寶怪則
有瑤琨琅玕青碧素珉陽珠散火陰甲潛珍雲英水
玉錯燿龍鱗煥若金膏晃若燭銀琉璃氷朗而外映
珊瑚觸石而搆翹牙簟裂文於象齒火布濯穢於炎
炭西岨石城則舟車之所混并東盡金塘則方舄之
所連箱其中則有龍坻華屋晨皃之舸青雀飛艫餘
皇鼓枹鷁首鋪於黃宮盤蛟纏於赤馬麥有蘭堂華
室高門重構羅鼎玉食絲竹竝奏龍驤汗血於廣塗
朱輪擊轂而輻湊
晉傳㊀正都賦曰撫琴瑟陳鍾虡吹鳴簫擊靈鼓奏
新聲理秘舞乃有材童妙妓都盧迅足緣脩竿而上
下形旣變而景屬忽跟挂而倒絕若將墜而復續虬
縈龍蛇委隨紆曲杪竿首而腹旋承嚴節之繁促於

是神獄雙立岡巖岑崟靈草蔽崖嘉木成林東父翳
青蓋而遐望西毋使三足之霊禽丹蛟吹笙文豹鼓
琴素女撫瑟而安歌聲可意而入心偓佺企而鶴立
和清響而哀吟

居處部二宮闕臺殿坊

宮

世本曰禹作宮

釋名曰宮穹也屋見垣上穹隆也

方言曰吳有館娃之宮

禮記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大戴禮曰周時德澤和洽嵩茂大以爲宮柱者名曰

高宮

毛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又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管子曰黃帝有合宮以聽政

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崑崙之㠯以觀帝之宮

越絕書曰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土城者句踐所習教美人西施鄭旦宮室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胡國有化人來王能化人之祛腾而上天暨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實爲清都紫微也

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呂氏春秋曰武王勝殷靖箕子之宮

楚辭曰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

史記曰騶子之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親往師之

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爲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門有銀榜以青石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西方有宮白石爲牆五色黃門有金榜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西南方有宮以金爲牆門有金榜以銀題曰天皇之宮南方有宮以赤石爲牆赤銅爲

門有銀榜題曰天地中女之宮北方有宮以黑石爲
牆題曰天地中男之宮東南有宮以黃石爲牆以黃
碧鏤題曰天地少男之宮西北有宮以黃銅爲牆題
曰地皇之宮

十洲記曰青(仁)山上有紫宮天真仙女多遊於此又
曰方丈山上有琉璃宮

列仙傳曰鉤翼夫人齊人也右手拳望色者云東方
有貴人氣及到姿色甚偉帝披其手得一鉤手尋下
不拳故名其宮曰鉤翼宮

說苑曰楚使使聘齊齊王享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
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況大國之樹也

漢武帝故事曰上啓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
之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不由
徑路

漢書曰武帝六年冬幸雍回中春作首山宮又曰上
祠神人于郊門宮若有向坐拜者作郊門之歌又曰
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設祠於所集處得玉寶
起步壽宮又曰柏梁災越巫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災
復起屋必以火用勝服之於是起建章宮爲千門萬
戶又曰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

三輔故事曰桂宮周匝十里內有光明殿走狗臺土山榮複道橫北度從宮中西上城至神明臺

三輔黃圖曰有夜光宮望遠宮照臺宮蒲萄宮棠梨宮資陽宮長平宮五柞宮未央宮長門宮鼓簧宮

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長樂宮未央宮長門宮鼓簧宮承光宮林光宮宜春宮池陽宮長平宮黃山宮望仙宮長揚宮集靈宮萬歲宮延壽宮初年宮通天宮駁馬宮

娑宮

東觀漢記曰帝遺單于饗賜作樂百戲上幸離宮臨觀

魏略曰大秦國城中有五宮相去各五十里宮室皆以水晶爲柱食器亦然

王隱晉書曰高堂隆刺鄴宮屋材云後若千年當有天子居此宮惠帝止鄴宮治屋者土剝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合

詩梁簡文帝新成安樂宮詩曰遥看雲霧中刻角映丹虹珠簾通曉日金花拂夜風欲知弦管處來過安樂宮

周明帝過舊宮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愍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秋潭漬晚菊寒井落疎桐奉杯

延故老今聞歌大風
陳陰鏗新成安樂宮詩曰新宮實壯哉雲裏望樓臺
迫遥翔鵾仰連翩賀雀來重簷寒露宿丹井夏蓮開
砌石披新錦梁花盡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
賦漢劉歆甘泉宮賦曰軼陵陰之地室過陽谷之秋
城迴天門而鳳舉蹕黃帝之明庭冠高山而爲居乘
崑崙而爲宮按軒轅之舊處居北辰之閎中背共工
之幽都向炎帝之祝融封巒爲之東序緣石闕之天
梯桂木雜而成行芳朕嚮之依依翡翠孔雀飛而翱
翔鳳皇止而集棲甘醴湧於中庭芳激清流之瀰瀰

黃龍遊而蜿蟺芳神龜泥于玉泥離宮特觀樓北相
連雲起波駭星布彌山高巒峻阻臨眺曠衍深林蒲
葦涌水清泉芙蓉菡萏菱荇蘋繁豫章雜木梗松柞
棫女貞烏勃桃李棗橿
魏卞蘭許昌宮賦曰入南端以北眺望景福之峯峩
飛棟列以山峙長途邈以委蛇見欒櫨之交錯覩陽
馬之承阿轉挾轎以相因若流水之揚波木無小而
不礱材靡隱而不華懿采色而發越瑋巧飾之繁多
雙轅承枌丹梁端直明窓列布綺井前嶷其陰則有
望舒涼室羲和温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同一宇之

深邃致寒暑於陰陽脩欄蔭於階砌崇棟拂乎㬎暮
綺組發華翡翠生光丹草周隅靈木成行非窈窕之
至貴孰能升於斯堂坐金人於闈闥列鍾篪於廣庭
天鹿軒翥以揚怒師子蠻拂而負楨珍果敷華蘭芷
垂榮百壁照曜飛響應聲扣角則春風至彈商則秋
風征(歷)神芝之峻觀幸安昌之巍巍進鼓舞之秘伎
絕世俗而入微興七盤之遞奏觀輕捷之翾翾或遲
或速乍止乍旋似飛鳧之迅疾若翔龍之游天趙女
撫琴楚媛清謳秦箏慷慨齊舞絕殊衆技並奏揄巧
騁奇千變萬化不可勝知樂戲闋遊觀足登承光坐

華幄論稽古反流俗退虛僞進敦朴寶賢良賤珠玉
豈必世而後仁在時主之所欲

魏楊脩許昌宮賦曰於是儀北極以搆榛希形制乎
太微結雲閣之崔嵬植神木與靈草紛蓊蔚以參差
爾乃置天臺於扆角列執法於西南築舊童之兩觀
級長廊之步櫩重閨禁之窈窕造華蓋之幽深儉則
不陋奢則不盈黎民子來不督自成於是天子乃具
法服戒羣僚鐘鼓隱而雷鳴警蹕嘈而響起晻藹低
徊天行地止以入乎新宮臨南軒而向春方負黼斧
之屏風憑玉几而按圖書想往昔之興隆

北齊邢子才新宮賦曰擬二儀而構路寢法三山而起翼室何大厦之旣旣而斯干之秩秩豈西京之足偉故東都之所匹爾其狀也則瓌譎屈奇瀾漫陸離差峩崔嵬巉巖參差若盛雲之乍舉似鵬翼之中垂布菱華之與蓮蒂咸反植而倒施若承露而將轉似含風而欲披土成黼黻木化蛟螭布紅紫之融泄間朱黃之赫曦獸狂顧而猶動鳥將騫而以疲木神水怪海若山祇千變萬化殊形異宜陰梁北注陽鳥南施百楹列倚千櫨代支或據險而形固或居安而勢危

頌漢王褒甘泉宮頌曰甘泉山天下顯敞之名處也前接大荆後臨北極左撫仁鄉右望素域其宮室也仍巖辟而爲觀攘抗岸以爲階壅波瀾而鱗坻馳道列以曲遠覽除閣之麗靡覺堂殿之巍巍徑落莫以差錯編玳瑁之文櫨鏤螭龍以造牖采雲氣以爲楣神星羅於題鄂虹蜺往往而繞榱縵綣忽其無垠意能了之者誰竊想聖主之優游時娛神而款縱坐鳳皇之堂聽和鸞之弄臨麒麟之域驗符瑞之貢詠中和之歌讀太平之頌

宋孝武帝巡幸舊宮頌曰惟皇敬眷永慕徐京列裝

青野動斬丹庭榮和首律景澤開年林炯發色川郊
列泉泠泝遥衍登陟迴懸踐域負外即宮臨山思甲
陵寢歡結枌都眇懷沛濟勤念宛吾納壽遺老詵飲
先居堂序朝秀克廷集閭
梁沈約朝丹徒故宮頌曰聖祖神傑堯蹤漢烈岳峻
雄圖天張武節隆命既升霸略將騁清渭走烽濁河
獻警特峭劒關憑深桂嶺彝華委闕禮樂沉河極壓
傾搆引溺危波盡物稱瑞窮靈委和元精翼日丹羽
巢阿
銘後漢李尤永安宮銘曰合黃黃堂中和是遵舊廬

懷本新果暢春候臺集道俾司星辰豐業廣德以協
天人萬福來眇嘉娛永欣
表梁沈約爲柳兗州世隆上舊宮表曰舊宮蘊靈千
古合祥百代萬祇相祉入神警室事超齊甸義邁譙
宮故能屬輦道於天階命帝闕於霄路實宜樹闕疏
壤寫極上穹克播薇塵永光盛烈

闕

廣雅曰象魏闕也
釋名曰闕闕也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爲道也
周官曰太宰以正月縣治法於象魏

禮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鄭言觀闕也）
左傳曰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季桓子至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象魏門闕也法令懸之故謂其書爲象魏也）
文子曰老子云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
史記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在海中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黃金白銀爲闕又曰建章宮東鳳闕高二十丈
神異經曰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俠東南面上有蹲熊有楊著穴題曰地戶又曰東北大荒中有金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階西北入兩闕中名天門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水精闕
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今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敬於事上必不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元）武闕
應劭漢官儀曰高祖既登帝位鉤陽固始細陽歲遣

雞鳴歌士常謳於關下
漢官典職曰偃師去宮三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鬱
樸與天連
魏志曰明帝作凌霄闕
蜀志曰譙周嘗問杜瓊曰昔周徵君群以爲當塗高
者魏也其義何也瓊荅曰魏闕名也當塗言高聖人
取類言爾
關中記曰未央宮東有青龍闕北有㊀武闕漢書所
謂北闕者也建章宮圓闕臨北道鳳在上故曰鳳闕
也閶闔門內東有折風闕一名朗風闕

王隱晉書曰漢末博士燉煌侯瑾善內學語弟子曰
涼州城西有泉水當竭當有雙闕起其上魏嘉平中
武威太守起學舍築闕於此
賴鄉記曰老子廟前有兩石闕大闕高九尺八寸下
三重石墉闕邊各有子闕
山謙之丹陽記曰太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彧墓
闕可徙施之王茂㊀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
頭山兩峰曰天闕也豈煩改作帝然之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康縣歸義山去縣七百里下有
石城高數丈遠望嵯峨靈闕騰空故老謂之神闕

詩　陳江揔詠雙闕詩曰象闕連馳道及宇照方疏刻鳳棲清漢圖龍入紫虛扉屢逢膏露灑幾遇祥烟初競言百尺麗宇方萬丈餘

賦　魏繁欽建章鳳闕賦曰築雙鳳之崇闕表大路以遐通上規圜以穹隆下矩折而繩直長楹森以駢停修桷揭以舒翼象元圖之層樓肖華蓋之麗天當蒸暑之暖赫步北楹而周旋鷁鵬振而不及豈歸鴈之能翔抗神鳳以甄甍似虞庭之鏘鏘臚六翮以撫跱俟高風之清涼華鍾金獸列在南廷嘉樹蓊蔓奇鳥哀鳴臺榭臨池萬種千名周欄輦道屈繞紆縈

銘　後漢李尤闕銘曰皇上尊嚴萬姓載依國都攸處建設端闈表樹兩觀雙闕巍巍梁陸倕石闕銘曰昔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點緯冥合天人啓基克明克俊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蹐地無歸瞻烏靡託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冀百神禔萬福捐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詒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載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

海岳黃金河廷紫貝蒼龍㊀元武之制銅雀鐵鳳之下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治懸法或表正王居或光崇帝里晉氏寢弱宋㊁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堙沒罕稱乃假雙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惟帝建國正位辯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蓋南洎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不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偉哉偃蹇壯矣巍巍傍映重曇上連翠微布教方顯挾日初暉懸書有附委篋如歸

㊀梁沈約上建闕表曰恭惟哲后舊章必修耿矚前王復古爲貴伏惟陛下忻咨故實率由令典昔在有晉經創江左邦訓莫臻遠國多缺萬雉之外兩觀弗興空指南峯懸法無所世㊁歷三代年將二百非所以經世成務垂業後昆天德圓應憲章自遠詔匠人建茲象闕俯藉愛禮之心以申子來之願式表端闈儀刑萬國使觀風而至復聞正歲之典遐想之士少寄懷古之目

臺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積土四方者

山海經曰西王母之山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畏
軒轅之臺
歸藏曰昔者夏后啓葬亨神於晉之墟作爲璿臺於
水之陽
左傳曰夏后啓有鈞臺之饗在河西陽翟縣又曰楚子成章
華之臺以與諸侯樂之
老子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穆天子傳曰盛姬盛伯之子也名天子賜之上姬
之長乃爲之臺是曰重璧之臺
賈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楚王欲誇之饗客章華之

臺三休乃至於上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臺飲食必以
鼓
王孫子曰昔衛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
羅衣從風
史記曰漢武帝起柏梁臺高數十丈又曰寡婦清其
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
秦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陸賈新語曰楚靈王作乾谿之臺百仞之高欲登浮
雲窺天文

新序曰魏王將欲爲中天之臺許綰員揷而入曰聞
大王將爲中天之臺願加一力臣聞天與地相去萬
九千里其趾當方一千里盡王之地不足爲臺趾王
默然罷築者
三輔故事曰龍臺高六丈去豐水縣五里
漢書曰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工計之直百金曰百金
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三輔宮殿簿曰長樂宮有臨華臺神仙臺
博物志曰江陵有臺甚大而惟有一柱衆梁皆共此
柱

魏志曰黃初六年築東巡臺七年築九華臺
晉宮閣名曰鄴有銅雀臺織室臺
陳留風俗傳曰浚儀有師曠倉頡城城上有列仙臺吹臺
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皆因城爲基趾中央名銅
雀臺北則氷井臺又曰西臺高六十七丈上作銅鳳
慰皆銅龍疏雲毋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曜
嵩高山記曰山有玉女臺云漢武帝見三仙玉女因
以名臺
益州記曰鴈橋東有巖君平卜處土臺高數丈也
荆州圖記曰江陵縣東有天井臺飛軒光映背邑面

河寔郊酈遊憩之佳處也

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出水百丈結搆巧麗窮盡神工橫光巖渚竦曜星漢

吳地記曰吳王闔廬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春夏遊焉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遂見焚太史公云余登姑蘇望五湖五湖去此臺二十餘里

戴延之西征記曰官度臺去青口澤六十里魏武所造也破袁紹於此

楊龍驤洛陽記曰陵雲臺高二十三丈登之見孟津

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君山上有玉臺方廣數丈周迴盡是白石柱柱自然石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遥眺峨峨嚮像羽人之館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之聲山都木客爲舞唱之節

廣州記曰尉他立臺以朝漢室圓基千步直峭百丈螺道登進頂上三畝朔望升拜號爲朝臺

伏琛齊地記曰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臺亦孤山也然高顯出於衆山之上

詩晉陸機擬古詩曰高臺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窓出塵冥飛階躡雲端佳人撫瑶瑟纖手清且閑芳氣

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能顧傾城在一彈

梁簡文帝琴臺詩曰無階踐昔徑復想鳴琴遊音容
萬春態高名千載留弱枝生古樹舊石染新流由來
遞相歎逝川終不收

梁庾肩吾過建昌故臺詩曰魯國觀遺殿韓城想舊
臺仲宣原隰滿子建悲風來夏蓮猶反植秋窓尚左
開圖雲仍溜雨晝水即生苔及君歡四望知余悲七
哀

賦魏文帝登臺賦序曰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
雀臺命余兄弟並作其詞曰登高臺以騁望好靈雀

之麗嫺飛閣崛其特起層樓儼以承天步逍遥以容
與聊遊目於西山溪谷紆以交錯草木鬱其相連風
飄飄而吹衣鳥飛鳴而過前申躊躇以周覽臨城隅
之通川

魏陳王曹植登臺賦曰從明后而嬉遊聊登臺以娛
情見太府之廣浦觀聖德之所營建高殿之峩峩浮
雙闕乎太清立冲天之華觀臨飛閣乎西城臨漳川
之長流望衆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聽百鳥之悲
鳴天工坦其既立家願得而獲呈揚仁化於宇内盡
肅恭於上京唯桓文之爲盛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

矣惠澤遠揚翼佐皇家寧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齊日月之輝光

晉陸雲登臺賦曰永寧中巡幸鄴宮三臺登高有感乃作賦云剛乃伫眄瑤軒滿目綺寮中原方華綠葉振翹歷玉陛而容與步蘭堂以逍遥曲房縈而窈眇長廊邈而蕭條於是聊樂近遊薄言儻佯綺疏列于東序朱戸立乎西廂感舊物之咸存悲昔人之云亾憑虚檻而遠想審歷命於斯堂於是精疲遊倦白日藏輝鄙春登之有情惡荆臺之忩歸聊弭節而駕言悵將逝而徘徊

晉孫楚韓王臺賦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諸父老云韓王聽訟觀也望韓王之故臺尋往代之所營雙闕竭以峻峙貫雲氣而上征歷十載而特立顯妙觀於太清薄邯鄲之叢臺陋楚國之章華邈茫羌以抗極豈岑樓之能加至乃宮觀宏敞增臺隱天伐文梓於萬仞發玉石於三泉優倡角烏烏之聲蛾眉戲白雪之舞紛淫衍以低仰翳脩袖而容與晉盧諶登鄴臺賦曰顯陽隗其顛墜文昌鞠而爲墟銅爵隕於臺側洪鐘寢於兩除奚帝王之靈宇爲狐兎之攸居

銘後漢李尤雲臺銘曰周氏舊居惟漢襲因崇臺嶵
峻上擬蒼雲垂示億載俾率舊章人修其行而國其
昌

殿

秦始皇本紀曰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
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漢書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鳳凰集上林乃作鳳皇
殿以荅嘉瑞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
薦伯召見宴毘殿中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
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

詔伯受焉
三輔宮殿名曰未央宮有麒麟殿椒房殿又曰長樂
宮前殿宣德殿通光殿高明殿
漢宮閣銘曰長安有臨華殿神仙殿高門殿朱鳥殿
增城殿宣室殿永明殿鳳皇殿飛雲殿昭陽殿鴛鴦
殿釣臺殿合歡殿蕭何曹參韓信並有殿
東觀漢記曰明帝欲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
諫出爲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
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范曄後漢書曰中平三年復修玉堂殿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菱水物也所以厭火

漢官典職曰德陽殿周旋容萬人激洛水於殿下

魏志曰青龍三年秋洛陽崇華殿災改名九龍殿

魏略曰青龍二起太極殿

洛陽故諸官名曰洛陽南宮有却非殿銅馬殿敬法殿清涼殿鳳凰殿嘉德殿黃龍殿竹殿

楊龍驤洛城記曰顯陽殿北有雲氣殿

洛陽官殿簿曰明光徽音式乾暉章含章建始仁壽宣光嘉福百福芙蓉九華流圃華光崇光並殿名

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上有金井欄金博山金轆轤蛟龍負山於井上又有金師子在龍下

擊虞決疑要注曰凡大殿乃有陛堂則有階無陛也左城右平者以文塼相亞次壍者爲階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

賦

後漢李尤德陽殿賦曰開三階而參會錯金銀於兩楹入青陽而窺總章歷戶牖之所經連璧組之潤漫雜虬文之蜿蜒爾乃周閣迴匝峻樓臨門朱闕巖巖嚴嵯峨槩雲青瑣禁門廊廡翼翼蟲詭異容采珍縟達蘭林以西通中方池而特立果竹蘜茂以蓁蓁

鴻鴈沛翥而來集德陽之比斯曰濯龍葡萄安石蔓
延蒙籠橘柚含桃甘果咸叢文槐曜水光映煌煌
後漢王逸壽魯靈光殿賦序曰魯靈光殿者蓋景帝
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遭漢中微自西京未央
建章之殿盜賊奔突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
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也賦曰瞻彼靈光
之爲狀也則峯峩巍嵬巖吁可畏乎其駭人
也若倜儻豐麗博敞洞豁葛兮其無垠也於是乃
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彤彩之飾
皓皓汗汗流離爛漫素壁暠曜以月照丹柱歙趫而

電煜鴻爥煜以爛閬飋蕭條以清泠動滴瀝而成響
音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聽目矐矐而喪精駢窓
石與琅玕齊玉瑞與璧瑛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
構規矩應天上憲觜陬倔傀雲起嶔崟樓三間四
表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砢相扶爾乃懸棟結阿天
窓綺疏圓淵方井反植荷渠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
房紫的窈窕垂珠雲窠藻棁龍桷雕鏤飛禽走獸因
木生姿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蟉虯而繞榱白鹿孑
蜺於槾薄櫨蟠螭蟠蟉宛轉而承楣狡兔詮伏於栭側猴狖
攀椽而相追胡人遥集於上楹儼雅踞而相對神仙

諤諤於棟間玉女窺窓而下視圖盡天地品類羣生
雜物奇怪山神海霊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
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邃古之初
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麟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
厥狀睢盱漸臺臨池層曲九城屹然特立的爾殊形
高經華盖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
俯視流星千門相似萬戸如一巖突洞出透迤詰屈
周行數里仰不見日
魏何晏景福殿賦曰立景福之秘殿備皇居之制度
爾乃豐層覆之旐旐建高基之堂堂羅疏柱之汨越
肅坻鄂之鏘鏘飛簷翼以軒翥反宇轙以高驤遠而
望之若摘朱霞而曜天文近而察之若仰崇山而載
垂雲爾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筍簴之輪奐鍾杭其
高懸悍獸伾以儷陳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上
奇桁梧複疊勢合形離艴如蜿虹赫如奔螭皎皎白
間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燋金楹齊刻玉扈承
跋青瑣銀鋪是爲閨闥温房承其東序涼室據其西
偏開建陽則朱炎艷啓金光則清風臻清露瀼瀼渌
水浩浩樹以嘉木植以芳草悠悠㊀魚矱矱白鳥爾
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點以銀黄爍以琅玕清風萃

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

魏韋誕景福殿賦曰瞻大廈之穹崇結層構而高驤
脩棟迪以虹指飛甍竦而鳳翔榱桷駢逼以星羅軒
檻曼延而悠長伏應龍於及宇乘流蘇以飄揚於是
周覽升降流目評觀兼檻負極飛檻承欒桁梧綺錯
棊柃鱗攢芙蓉側植藻井懸川望舒凉室羲和温房
㊀冬則煖炎夏則凉總寒暑於區宇制天地之陰陽
又有外城金狄詭貌殊姿列于應門肅有容成若乃
離殿別館棊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寧美百號之
特居嘉休祥之名步雕輦以逍遥時容與於蘭庭

又有教坊講肄才士布列新詩變聲曲調殊別吟清
之激哇發角徵與白雪音感靈以動物起世俗以獨
絶然後御龍舟兮翳翠蓋吳姬擢歌越女鼓枻詠采
菱之清謳奏渌水之繁會

魏夏侯惠景福殿賦曰周步堂宇東西眷眄綵色光
明棊爛流延素壁臨濠赫奕倩練爾乃察其奇巧觀
其微形嵌岑紆曲盤牙欹傾或夭矯而雲起或詰曲
而鑪縈衆木附枝以連注藥梧倚亞而相經若乃仰
觀綺窓周覽菱荷流彩的皪微秀發華纖莖蔵蕤順
風揚波含光内燿婀娜紛葩曾櫨外周櫨桷内附或

因勢以連接或邪詭以盤搆於是乎飛閣連延馳道
四周高樓承雲列觀若浮挹朝露之華精漱醴泉之
清流

宋孝武華林清暑殿賦曰若夫瑤榭未清瓊室流炎
熏風夕烈熾景晨嚴高巒廢駕遊衢輟驂思延寒於
夏堂豈徒聞于遺籍伊涼燠之可變奚在今之猶昔
窓晒林梁側眺池簟起北阜而置懸湖沿西原而殿
清暑編茅樹基採椽成宇轉流環堂浮清浹室闢西
櫩而鑒斜月高東軒而望初日奚乃炎精待戒青祇
將畢濯襖在辰風光明窓婉祥鱗於石沼儀瑞羽於

林術浮觴無屈展樂有時惟歡洽矣含歌受辭歌曰
山懷風兮谷吐泉清潭邃兮遠氣宣符深情兮應遥
心促千里兮測雲天

宋劉義恭華林清暑殿賦曰構櫩暑之清言侔測景
之西岑列喬梧以蔽日樹長楊以結陰醴泉湧於椒
室迅波經于蘭庭業芳芝以爭馥合百草以競馨飾
丹壤以和壁加疏楯以連城至于朱明在運鑾夕嘉
晨寒堂涼結清觀風臻覽茲宇之靈緯啓聖情以寤
神豈宣曲之妾擬焉甘泉之足陳

宋何尚之華林清暑殿賦曰逶絲亘之虹梁列雕刻

之華櫺網戶翠錢青軒丹墀若乃奧室曲房深沈冥
密始如易修終焉難悉動微物而風生踐椒塗而芳
質觴遇成宴暫遊累日却倚危石前臨濬谷終始蕭
森激清引濁湧泉灌於臺扈遠風生於檻曲暑雖殷
而不炎氣方清而含育哀鵠唳暮悲猿啼曉靈芝被
崖仙華覆沼

銘後漢李尤德陽殿銘曰皇穹垂象以示帝王紫微
之則宏讓彌光大漢體天承以德陽崇宏高麗苞受
萬方內宗朝貢外示遐荒
陳徐陵太極殿銘曰夫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

虎踞龍蟠金陵之地體貞固天居爰壯太寢尊嚴高應
瑞門仰模營室歸于有德譬彼河圖傳我休明義同
商鼎太極殿者法互象冗王者之位以尊左平右城
天子之堂爲貴往朝燀爐多歷年所世道隆平宜其
休復監軍鄒子度啓稱即日忽有一大梓柱從流來
泊在後渚岈嵯峨容與若漢水之僊槎搖漾波濤似
新亭之龍刹孤拔霊山允彰天貺昔梁氏承聖將圖
繕修東虜窺江西胡犯畢定之方中亟興師旅撥之
以日輒有災故是知秦人所止實漢祖而爲宮吳都
佳氣乃元皇而斯宅千櫨赫奕方拱峻層植綠芰而

動微風舒丹蓮而制流火甘泉遠望觀正殿之崢嶸
函谷遥看美皇居之佳麗信可以齊三光而示宇宙
會萬國而朝諸侯爰命徵臣乃爲銘曰雍時相望參
差未央偃師廻顧崔嵬德陽高捫太乙正睹瑶光峨
峨靈柱赫赫流樘美矣宫室嘉哉今日御展垂旒當
朝靖蹕樂備韶夏禮兼文質帝旅無諠王旗斯謐肅
肅卿士邕邕承弼漢座雕屏周人檻檻城隅有勒殿
省皆銘況復皇寢宜昭國經方流典訓永樹天廷
陳沈炯太極殿銘曰臣聞在天成象紫宫所以昭著
在地成形赤縣居其區宇太極殿者資兩儀之意焉
大壯顯其全模土圭測其正影周曰路寢漢稱前殿
雖名號參差其實一也主上未明求衣日旰忘食隳
樂壞禮造次留神漢陛秦除莫不葺復而此殿興
造累歲未成外遘戎機内憂民力劬勞深慮荏苒移
時至陳永定六合既清五禮稍備雕楹玉扆華榱壁
瑞揆之有日而猶一柱楹梁地淪外寇楚材晉
用非復我求既而新亭前江有流查甚壯盤根錯節
枝葉葱蒨津人以聞正堪時用於是將作受詔冬官
奉職百工並作屢降乘輿匠石磨礱必經天旨儉而
不固泰而不奢億兆填填而樂成也曾未數旬煥然

雲搆昔晉朝繕造文杏有闕梠梁瑞至盡以標花自是迄今又獲神物即樟樹焉殿之某間即某柱是也

銘曰軒輬狹堂夏后卑宮文來質往寔產彌崇體制八都開茲萬戶灼爛雄梁徘徊大廡璧月霄懸鄉雲晝聚豈伊開陽飛來應柱嘉辰令月新寢告成青槐赤棘郎將思兵翠被負扆百辟公卿鐘鼓八佾蕭韶九成庸臣再拜天子萬齡

表梁王筠上太極殿表曰四海爲家義存威重萬國來朝事惟壯觀憲北辰之居所正南面之尊貴繡楯鏤檻延曜光輝虬柱虹梁杳冥雲霧非許鄴之敢倫豈雍豫之能擬且工徒樂業庶民自競一勞永逸不日而成信可以宴饗百神朝覲羣后者矣臣過荷寵榮祿秩優潤謹率丹欵上夫一千不足微申鳧躍伏深慚悚

坊

漢宮闕名曰洛陽故北宮有九子坊

晉宮闕名曰洛陽宮有顯昌坊修成坊綏福坊延祿坊休徵坊承慶坊桂芳坊椒房坊舒蘭坊藝文坊

王隱晉書曰東宮坊有醉相殺者中丞奏郎官從事孫鑠杖一百鑠奏東宮是行馬內而推行馬外官爲

建法令詔中丞令史各一百

王珉荅徐邈書曰見傳咸彈孫詹事或云是宮或云坊或云寺此東宮中別有坊又中庶子稱坊詹事稱寺寺同於九卿耳坊是通名如天朝之稱臺省也

賦梁蕭子範直坊賦曰余以天監六年爲洗馬十七年復直中舍之坊感恩懷舊悽然而作歲惟奄茂清明送風承恩從官自府遊官信吾生之多幸達六合之大同何坊禁之寮闥對長庭之蕪永門幽幽而重閉室愔愔而內靜應曉刻而坐朝聽鳴鍾而自警雖生風於蟭螟終罕曜於陽景頗留連於九思恒慇勤於三省於時也春果餘英夏條垂實殿穹窿而起陰槐連拳而負日傍高墉之邐迤觀層扉之欝律寫學宮於洛都摹畫堂於漢室臺榭千名仙靈間出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二

成都楊懷道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三

唐太子率更令㊀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居處部三

門 樓 櫓 觀 堂 城 館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門

釋名曰門捫也在外爲捫幕障衛也

爾雅曰閎謂之門正門謂之應門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周官曰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供人門

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栖遲又曰乃立皐門皐門有
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
詩義問曰橫一本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
左傳曰楚子囊鄭子耳圍于桐門又曰王叔之宰曰
華門圭竇之人而皆凌其上其難爲上矣又曰鄭大
水龍鬬于時門之外
魯連子曰先生見孟嘗君於杏唐之門
楚辭曰望長楸而太息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
浮顧龍門而不見
越絕書曰楚門春申君時造楚人從入故號楚門

史記曰金馬門者宦者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
曰金馬門
賈誼書曰天子宮門曰司馬門又曰高帝瓜分天下
以王有功之臣擇良日立諸侯洛陽上東門之外
說苑曰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
未嘗有冤後世必有封侯者令容高蓋駟馬及後果
封爲西平侯
漢書曰元帝爲太子謹慎初居桂宮上急召太子出
龍樓門不敢絕馳道又曰太液池南有壁門又曰陳
平家貧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吳越春秋曰子胥爲吳造大城陵門八象天八風水門八法地八窓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云鄭君里門四方所由觀禮其廣令容高車結駟名爲通德門

漢宮殿名曰長安有宣平門覆盎門萬秋門橫門東都門宣德門元成門青綺門章義門仁壽門磾石門

魏書曰文帝初在東宮集諸儒於朝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古今地名曰河南有鼎門九鼎所定

華陽國志曰蜀城十里有昇仙橋送客觀司馬相如

初入長安題其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

吳地記曰閶闔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爲閶闔門高樓閣道後由此出伐楚改曰破楚門

世說曰楊修爲魏武主簿作相國門始搆榱桷魏武自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修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嫌門大也

銘後漢李尤門銘曰門之設張爲宅表會納善閉邪擊柝防害又中東門銘曰中東處仲月值當鼎倉庚有聲隼鷹匿厥除去桎梏獄訟勿考又闕陽城門銘曰闕陽在孟位月惟巳清門冠節大陽進起又津城

門銘曰津名自定位月在未温風欝暑鷹鳥習聲鶯又
廣陽門銘曰廣陽位孟厥月在申凉風從時白露已
分又雍城門銘曰雍門處中位月在酉育風寒濁鶯
歸山阜又夏城門銘曰夏門值孟位月在亥陰陽不
通蝦蟆匿彩迎冬北壇從陰所在又穀城門銘曰穀
門北中位當于子太陰主刑殺伐爲首
晉擊虞門銘曰祿無常家福無定門人謀鬼謀道在
則尊

文後魏温子昇閶闔門上梁視文曰維王建國配彼
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穆卜無違雕梁
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龍巍巍居宸納祜就日
垂衣一人有慶四海攸歸

樓

爾雅曰侠而修曲曰樓
說文曰樓重屋也樸澤中守竹樓也
黄帝占軍氣決曰諸將軍氣如城樓
史記曰方士言武帝曰黄帝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
人帝乃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十二玉樓
漢書曰甘延壽少以良家子善騎射嘗超踰羽林亭

樓由是遷爲郎

吳越春秋曰范蠡爲句踐立飛翼樓以象天門

東觀漢記曰上至廣阿止城門樓上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我乃始得一處卿言天下不足定何也

吳志曰劉基美容姿孫權愛敬之權暑時嘗於舡中宴樓上作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虞氏家記曰吳小城白門蓋吳王闔閭所作也至秦始皇守宮史燭鳶窻失火燒宮而此樓故存

晉宮閣名曰總章觀儀鳳樓一所在觀上廣望觀之

南又別有翔鳳樓

賴鄉記曰老子廟有皇天樓九柱樓靜念樓皆盡仙人雲氣

袁彥伯羅山疏曰仰望石樓眇然在雲中

世說曰凌雲樓樓觀極精巧先稱平衆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崚恒隨風搖動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則以大材扶持之樓即便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幽明錄曰鄴城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二十丈長四十丈廣二十丈安金鳳皇二頭於其上一頭飛入漳河

清浪見在水底一頭今猶存

述異傳曰荀環字叔偉寓居江陵憩江夏黄鶴樓上
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雲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
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辭去跨
鶴騰空眇然煙滅

詩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窓阿
閣三重階

宋文帝登景陽樓詩曰崇堂臨萬雉曾樓跨九成瑶
軒籠翠幌組幕翳雲屏階上曉露潔林下夕風清曼
藻嬰綠葉芳蘭媚紫莖極望周天險留察浹神京交
渠紛綺錯列植發華英

梁武帝登北顧樓詩曰歇駕止行警廻輿暫遊識清
道巡(上)壑緩步肆登陟鴈行上差池羊腸轉相逼(歷)
覽窮天步矚盡地域南城連地險北顧臨水側深
潭下無底高岸長不測舊嶼石若構新洲花如織

梁簡文帝奉和登北顧樓詩曰春陵佳麗地濟水鳳
皇宮況此徐方域川岳邁周灃皇情愛(歷)覽遊陟擬
崆峒聊驅式道候無勞衆野童霧崖開早日晴天歌
晚虹去帆入雲裏遥星出海中又登烽火樓詩曰聳
樓排樹出却堞帶江清陟峯試遠望欝欝盡郊京萬

邑王畿曠三條綺陌平亘原橫塗險孤嶼派流生悠
悠歸棹入眇眇去帆驚水煙浮岸起遥禽逐霧征又
水中樓影詩曰水底翠憩出萍間反宇浮風生色不
壞浪去影恒留

梁沈約登(元)暢樓詩曰危峰帶北阜圓鼎出南岑中
有凌風樹廻望川之陰險岸每增減湍平互淺深水
流本三派臺高乃四臨上有離羣客客有慕歸心落
暉映長浦煥景燭中潯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信
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

梁劉孝綽登陽雲樓詩曰吾上陽臺上非夢高唐客
廻首望長安千里懷三益顧惟慙入楚降私等申白
西阻水濟牧昭(乙)霜露積龍門不可見空慕淩寒(寒陌)

梁王臺卿詠水中樓影詩曰飄飄似雲度亭亭如蓋
浮熟看波不動還是映高樓

(賦)魏王粲登樓賦曰登茲樓以四望聊暇日以銷憂
覽斯宇之所處實顯敞而寡仇接清漳之通浦倚曲
阻之長洲北彌陶牧西接昭(乙)雖信美而非吾土曾
何足以少留馮軒檻以遥望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
而極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廻川既漾而濟
深昔尼父之在陳有歸歟之歎音鍾期幽而楚奏莊

汪二宏達堂校梓

曷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豈窮達之異心惟日月之逾邁俟河清其未極鳧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步棲遲而徙倚白日忽其西匿風蕭瑟而竝興天慘慘而無色獸左顧以求羣鳥相鳴而鼓翼原野閒臆夜參半而不寐愾盤桓以反側

晉孫楚登樓賦曰有都城之百雉加曾樓之五尋從明王之登遊聊暇日以娛心鳴鳩拂羽於桑榆游鳧濯翅於素波牧豎吟嘯於行陌舟人鼓枻而揚歌百僚雲集促坐華臺嘉肴滿俎旨酒盈杯談三墳而詠五典釋聖哲之所裁

晉棗據登樓賦曰懷離客之遠思情慘憒而惆悵登茲樓而逍遥聊因高以遐望感斯州之厥域宅帝王之舊疆挹呼沱之濁河懷通川之清滻原隰開闢蕩臻夷藪桑麻被野黍稷盈畝禮儀既度民繁財阜懷桑梓之舊愛信古今之同情鍾儀慘而南音莊舄感而越聲豈吾人之狹隘能去心而無營情戚戚於下國意乾乾於上京

晉郭璞登百尺樓賦曰在青陽之季月登百尺以高觀嘉斯遊之可娛乃老氏之所歎撫凌檻以遥想乃

極目而肆運情眇然以思遠帳自失而潛愾瞻禹臺
之隆嵓奇巫咸之孤峙美鹽池之滉汙察紫氛而霞
起異傳巖之幽人神介山之伯子揖首陽之二老招
鬼谷之隱士嗟王室之蠢蠢方構怨而極武哀神器
之遷浪指綴旒以譬主雄戟列於廊枝戎馬鳴乎講
柱寤茗華而增怪歎飛駟之過戶陟茲樓以曠眺情
慨爾而懷古

銘宋鮑昭淩煙樓銘曰瞰列江楹望景延除積清風
路含彩烟途俯窺淮海俛眺荆吳我王結駕藻思神
居冝此萬春修靈所扶

櫓

釋名曰櫓露上無覆屋也
孫子兵法曰攻城之法修櫓枹楯其器械三月而後
成
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
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

賦晉歐陽建登櫓賦曰登茲櫓以遐眺闢曾軒以高
眄仰天塗之綿邈俯平原之曠衍嘉蒼春之令節悅
和風之微扇傍觀八隅周覽四垂面孤立之峻峙岨
曲岸之修崖植榆楸以成列插垂柳之差差寓目忽

以終日情豐豐而忘疲

觀

釋名曰觀者於上觀望也

列子曰偓與山上臺觀皆金玉仙聖飛相來往

史記曰公孫卿謂武帝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觀甘泉則作延壽觀

漢書曰甘露二年冬十二月上幸萯陽宮屬玉觀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生甲觀畫堂

三輔黃圖曰武帝起鵲觀神明觀集靈觀陽祿觀渭橋觀仙人觀霸昌觀

漢宮殿名曰長安有臨仙觀蘭池觀平樂觀九華觀豫章觀三章觀昆明觀走馬觀華光觀封巒觀走狗觀天梯觀瑤臺觀汙渠觀相思觀長平觀宜春觀華池觀射熊觀迎風觀露寒觀

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陸機洛陽地記曰宮中有臨高陵雲宣曲廣望閬風萬世修齡總章聽訟凡九觀皆高十六七丈以雲母著窓裏日曜之煒煒有光輝

華延儁洛陽記曰洛陽城十八觀皆施元檻鐵籠疏雲母幌

華山記曰南嶺東巖北面有二小山一山有雙石竪

生號曰石門一山石孤崖特秀上有客觀涉之遠者
眺千里

詩　陳江總侍宴元武觀詩曰詰曉三春暮新雨百花
朝星宮移渡漢天駟動行鑣旆轉蒼龍闕塵飛飲馬
橋翠觀迎斜照冊樓望落潮鳥聲雲裏出樹影浪中
搖歌吟奉天詠未必待聞韶

賦　後漢崔駰大將軍臨洛觀賦曰濵曲洛而立觀營
高壤而作廬處崇顯以閒敞超絕鄰而特居列阿閣
以環匝表高臺而起樓步輦道以周流臨軒檻以觀
魚於是迎夏之首末春之垂桃枝夭夭楊柳猗猗既
乃日垂西陽中曜內光弛街縱策逸如奔颺
後漢李尤平樂觀賦曰乃詨平樂之顯觀童秘瑋之
奇珍習禁武以講捷厭不鬻之遐鄰徒觀乎樂之制
鬱崔嵬以離宴赫巖巖其峯嶺紛電影以盤旰彌乎
原之博敞處金商之維陬大廈累而鱗次承岩薨之
翠樓過洞房之轉闥歷金環之華鋪南切洛濵北陵
倉山龜池浹湊果林榛榛天馬沛艾鬣尾布分爾乃
太和隆平萬國肅清殊方重譯絕域造庭四表交會
抱珍遠并雜遝歸誼集于春正翫屈奇之神怪顯逸
才之捷武百僚于時各命所主方曲既詨秘戲連叙

逍遥俯仰節以鞉鼓戲車高撞馳騁百馬連翩九仞
離合上下或以馳騁覆車顛倒烏獲扛鼎千鈞若羽
吞刃吐火燕躍鳥峙陵高履索蹋躍旋舞飛丸跳劒
沸渭回擾巴渝隈一踰㠯相受有仙駕雀其形蚴虬
騎驢馳射狐兔驚走侏儒巨人戲謔爲耦禽鹿六駮
白象朱首魚龍曼延嵬嵘山阜龜螭蟾蜍挈琴鼓瑟
又東觀賦曰敷華實於雍堂集幹質于東觀東觀之
藝蓼蓼洋洋上承重閣下屬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
綠樹之成行歷東厓之敞座庇蔽芾之甘棠前望雲
臺後匝德陽道無隱而不顯書無闕而不陳覽三代

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

魏陳王曹植遊觀賦曰靜閑居而無事將遊目以自
娛登北觀而略路涉雲路之飛除從熊羆之武士荷
長戟而先驅罷若雲歸會如霧聚車不及廻塵不獲
舉奮袂成風揮汗如雨又臨觀賦曰登高墉兮望四
澤臨長流兮送遠客春風暢兮氣通靈草含幹兮未
交莖㠯陵窟兮松柏青南園菱兮果戴榮樂時物之
逸豫悲予志之長違嘆東山以遡勤歌式微以咏歸
進無路以効公退無隱以營私俯無鱗以遊遁仰無

㮚後漢李尤東觀銘曰周氏舊區皇漢宴循房闥內布疏綺外陳升降三除貫啓七門是謂東觀書籍林泉列侯㮚宏雅治掌藝文

堂

說文曰堂殿也

釋名曰堂猶堂堂高顯貌也

禮記曰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又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莊子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

膠水淺而舟大也

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碧之堂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光碧堂言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爲之不樂

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言西王母有六甲之術用之可以遊景雲之宮登流霞之堂

漢武故事曰玉堂去地十二丈基階皆用玉也

漢書曰玉堂在太液池南

續漢書曰中平二年造萬金堂於西園

論衡曰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爲
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莫茨生於階下須臨堂
察之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日歷於扆坐顧輒見之
也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
以厭火

音宮閣名曰洛陽宮有則百堂參蠡斯堂休徵堂延祿
堂承慶堂仁壽堂綏福堂含芳堂樂昌堂椒華堂芳
音堂永光堂

摯虞決疑要注曰殿堂之上唯天子居床其餘皆幅
席席前設筵禮天子之殿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故曰
廈堂以筵廈室以几

華陽國志曰文翁立講堂作石室一曰玉堂在城南
初堂遇火太守更修立又增二石室

虞氏家記曰虞潭右衛將軍太夫人年高求解職被
詔不聽特假百日迎母東歸起堂養親親集會作詩
言志

齊地記曰臨淄城西門外有古講堂基柱猶存齊宣
王修文學處也

閻粲庾肩吾詠蔬圃堂詩曰北堂多暇豫時駕惣鸞

鑣路靜繁葭徹輪輕羽蓋飄臨空坐飛觀迴首望浮
橋風長旦鍾近迴迴洛城遥疎疑日涸浦瞥通
潮徒然等賓從並作愧羣僚

賦 陳江揔雲堂賦曰覽黃圖之棟宇規紫宸於太清
何面勢之膠葛信不日之經營仰一時之壯麗跨萬
古之威霊吐觸石之奇色混高堂之舊名若乃三階
八戸百拱千楹堂以玉琇飾以金英綠芰懸捕紅藻
倒生於時木葉聲寒壺人唱靜承露擎虚相風照迴
天子乃下輦開宴出豫娛神文懸日月思華風塵是
附鳳之多幸愧屠龍之不真

頌 晉庾闡樂賢堂頌曰哉哉隆構岌岌其峻階延白
屋寢登髦俊神心所寄莫往非順靈圖表像平敷玉
潤遊虬一壑栖鸞一叢川澄華沼樹拂椅桐林有晨
風翮有西雍高觀迴雲疎棨綺窓洋洋帝猷恢恢天
造思樂雲基克配祖考仰瞻崑㠯俯懷明聖元珠雖
朗離人莫映清風徘徊微言絶詠有邈高構永廓靈
命

銘 後漢李尤堂銘曰因邑制宅爰興殿堂夏屋渠渠
高敞清涼家以師禮修奉蒸嘗延賓西階主近東廂
宴樂嘉客吹笙鼓簧

城

淮南子曰鯀作九仞之城

說文曰城以盛民也墉城垣也

博物志曰禹作城疆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

周書曰周公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一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陝山

公羊傳曰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史記曰秦二世欲漆城優旃曰善哉漆城蕩蕩寇來不得上固難爲蔭屋爾二世乃止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

太康地記曰梁孝王築睢陽城方二十里以鼓唱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因以爲名

漢書曰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地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又曰膠東前國王治膠河流繞城下故號膠河

風俗通曰衆心成城

俗說曰衆人同心者可共築起一城同心共飲雒陽

酒可盡也

關中記曰長安城皆墨壤城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盡鑿龍首山土爲城又諸臺闕亦爾

王隱晉書曰涼州城有臥龍形故名臥龍城南北七十里東西三十里本匈奴所築也

襄陽耆舊傳曰龐德公在沔水上至老不入襄陽城

丹陽記曰石頭城因山爲城江以爲池地形險固尤有奇勢

秦州記曰金城郡漢元始六年置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

盛宏之荆州記曰樊城西北有鄾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刋其腹云摩兕觶慎莫言疑此亦周太史廟金人緘口銘背之流也

荆州圖經曰江夏郡所治夏口城其西南角因磯爲高墉枕流上則廻眺山川下則激浪嵚崟崛是曰黃鵠磯寔乃舟人之所艱也

益州記曰益州城張儀所築錦城在州南蜀時故宮也處號錦里

齊地記曰不夜城在陽遷東南蓋古有日夜出此城

以不夜名異之也

詩梁簡文帝從頓還城詩曰漢渚水初渌江南草復黃日照蒲心暖風吹梅蕊香征艫艤湯埭歸騎息金牀又登城詩曰日影半東簷靖念空杼軸小堂倦縹書華池滿修竹寂寞既寡悰登城望原陸遥山半吐雲巖颺時響谷靡靡見虞烟森森視寒木落霞乍續斷晚浪時迴復遠矚既濡翰徒自勞心目短歌雖可裁緣情非霧縠又登城北望詩曰登樓傳昔賦出薊表前聞霸陵忽迴首河隄徒望軍茲焉聊迴眺極目

香難分一水斜開岸雙城遥共雲

梁江淹登紀南城詩曰恭承前嘉惠末官至南荆歛衽承光彩端笏奉仁明再逢緑草合重見翠雲生江甸知禮富漢渚聞教清君王滄以思樹羽望楚城年積衣劒滅地遠宫館平

賦魏文帝登城賦曰孟春之月惟歲權輿和風初暢有穆其舒駕言東道陟彼城樓逍遥遠望乃欣以娱平原博敞中田闢除嘉麥被壟緣路帶衢流葽散藥列倚相扶水幡幡其長流魚裔裔而東馳風飄颻而既臻日掩蔓而西移望舊館而言旋永優游而無爲

晉孫楚登樓賦曰有都城之百雉加層樓之五尋從
明王以登極聊暇日以娛心涇渭泊以阻邁舟木鬱
而成林睎朝陽之素暉矣綠竹之茂陰望秦墳於驪
山覩八陵於北岑營巷基峙列宅萬區黎民布野商
旅充衢杞柳綢繆芙蓉吐芳俯依青川仰翳朱楊體
象濛汜幽若扶桑白日爲之晝昏鳥翁爲之頡頏
宋鮑照蕪城賦曰崒岩斷岸矗似浮雲製磴石以礫
衝糊頹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
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割而豆分至若白楊早落塞
草前衰稜稜霜氣簇簇風威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通
池旣已夷峻嵎又已頹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若
夫藻扃黼帳歌臺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
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翫皆薰歇燼滅光沉
響絕東都妙姬南國佳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
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輦之愉樂離宮之苦辛
歌曰邊風起兮城上寒井徑滅兮壟殘千齡兮萬
代共盡兮何言
梁吳筠吳城賦曰古樹荒烟幾百千年云是吳王所
築越王所遷東有鑄劒殘水西有舞鶴故壘縈具區
之廣澤帶姑蘇之遠山僕本蓄怨于悲憶恨況復荆

棘蕭森叢蘿彌蔓亭梧百尺皆㊣地而生枝階筠萬丈或至杪而無葉不見春荷夏槿唯聞秋蟬冬蜱木魅晨走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海乃復有此吳城

銘後漢李尤京師城銘曰天險匪登地險㊣陵帝王設險乾坤是承

館

說文曰館客舍也

周禮曰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

戰國策曰燕昭王見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古者人君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請求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對曰安用死馬尚市況生馬乎期年千里馬至者三王欲士先從隗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昭王乃築館而師之樂毅鄒衍劇辛皆爭走燕遂以破齊

漢書曰元帝幸長揚射熊館布車騎大獵揚雄作賦以諫又曰公孫㊣宏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宏身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㊀年八十終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者客館㊇上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已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

魏志曰管㊇寧字幼安與同縣邴原相友俱遊學於異國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

世說曰魏明帝爲外祖毋築館於甄氏既成謂左右曰館當何以爲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于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荆州圖副曰襄陽縣南有桃林館是則餞行送歸之所萃也

詩㊇晉袁宏擬古詩曰高館百餘仞迢遞虛中亭文幌曜瓊扇碧疏映綺櫺

賦㊇晉張協㊇元武館賦曰爾乃地勢夷敞既膏且腴瑗以翠林帶以赤渠尋厥先之攸基寔張氏之舊墟何魏后之周覽遂築館而起廬既號㊇元武是曰石樓於是崇墉四匝豐廈詭譎爛若丹霞皎如素雪璀璨皓旰華璫四垂接棟連阿岬嶪參差朱戶青鋪幽闥秘閨於是高樓特起竦峙岩巖飛甍四注上棨浮霄直亭亭以孤立迎千里之清飈陽扉南啓陰軒北達春

脯左開秋牕右豁仰視雲根俯臨天末木則楸梓夾
路蓊蔚如林洪幹十圍修枝百尋

晉潘尼東武館賦曰東武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
嘉大雅之洪操美明哲之保身懲都邑之迫險慶里
巷之曠塵慕古公之胥宇羨孟氏之審鄰將遷居于
爽塏乃按迹於里仁前則行旅四湊通衢交會水泛
輕舟陸方羽蓋後則崇山崔嵬茂林幽藹彌望遠覽
滉瀁夷泰表裏山河出入襟帶若乃潛流旁注飛渠
脈散芙蓉映渚靈芝蔽岸於是逍遥靈沼遊豫華林
鸞弋撫彈娛志蕩心括不空縱綸不苟沉遊鱗雙

落羽相尋膳夫進俎虞人獻鮮春醴九醞嘉豆百遵
隨波泝流乍往乍旋

銘後漢李尤高安館銘曰巍巍高安明聖是修嶕嶢
麗館窓闥列周長除臨起櫺檻相承聖朝明察同保
休徵文平樂館銘曰乃興平樂宏敞麗光層樓通閣
禁闥洞房綺梁照曜朱華飾當騁武舒秘以示幽荒
如榮普覆然後來王

藝文類聚卷第六十三

成都楊懷道校字